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咸豐九年己未四月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甯河縣境內之北塘營領兵本祗五百餘名節次調赴南省征勦僅賸三百餘名殊形單弱北塘大沽兩海口相距祗三十餘里備防同一緊要該處除舊有礮臺外奴才僧格林沁前經奏明添築礮臺不日即可工竣亦應撥兵守護奴才等公同商議擬將停赴火名之提標兵五百名調至北塘派委得力之員營帶分守礮臺歸於察哈爾都統西淩阿統帶至停調之督標兵五百名撤回歸伍後仍由奴才恆福嚴飭中

軍副將逐日操練聽候備調

硃批均照所議辦理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徐有壬奏採聞暎咭唎公使嘩嚕斯約計四月初間可以抵粵有先到上海之意屆時臣何桂清應與大學士桂良等前往會議臬司薛煥熟悉情形係上年與議之人自應仍資熟手藩司王有齡雖素未經理此事上年經桂良等札調赴滬現在亦應飭令同往查薛煥於上年十二月間交卸蘇松太道篆務隨同專辦稅則自桂良等到省即將交代事件料理明白亦已回蘇應即飭赴臬司本任以專責成將來與王有齡同赴

上海。係現任兩司大員。體制較崇。呼應亦靈。實與稅則事
宜有裨。
硃批。知道了。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察哈爾都統西凌阿。直隸總督
恆福奏。儻夷船駛至。即當恪遵
聖諭。派委幹員往詢。令其等候上海來信。設使夷船蜂擁駛入。只
可相機辦理。不敢輕舉肇釁。該夷如必須進京。互換和約。
前經臣僧格林沁奏奉
諭旨。令其由北塘登岸。由陸路至津。再由水路赴通進京。惟北塘

距擱江沙甚近。海口亦寬。潮旺之時。夷船易於駛入。現在該處安礮屯兵。夷酋進京之後。其在船夷眾。無人約束。竊恐未必安靜。儻或上岸閒遊。甚或滋擾營盤。不可不防其漸。彼時如任其安為。則有關

國體。而彈壓阻擋。又恐另啟釁端。奴才僧格林沁奴才西淩阿先已悉心商酌。擬在北塘蘆臺適中之營城地方。兩岸另建立營壘。趕緊修築礮臺。一俟工竣。即將北塘安設礮位移往。並將現紮北塘之兵。移紮該處。嚴密防守。以備不虞。其北塘礮臺營壘內。即可安設埋伏。奴才恆福於三十日。由北塘前赴營城。與奴才西淩阿會同察看地勢。頗極扼要。防守

甚為得力。所需修工經費。奴才僧格林沁前經劄調東路同

知李朝儀前往北塘蘆臺剴切勸諭。茲據該丞稟報商民

尚為踴躍。情願豫先交出釐捐銀一萬兩。以佐鉅工等情。

奴才等擬遴派委員。即日興修。所需銀兩。即由此項捐款內

先行動用。即責成該丞收發照料。

硃批。即照所擬辦理。

丙午。軍機處為咨行事。上年貴國遣使來津。欲換天津原

立和約。我國

大皇帝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貴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現在既

經該大臣等議定互換。我兩國即應遵守。永敦和好。為此

洛行。

庚戌。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稟。探得咲

咭唎公使嚕嚕嘶於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香港。恐日內來

至上海。桂良等於初一初二等日。分起赴滬。囑臣亦即前

往。臣自應欽遵前奉

諭旨。與桂良等同往上海。會同商辦。

硃批。知道了。

壬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現由俄囉斯送

到咨文。係稱玉業羅幅斯奇之父病故。改派伊克那提業

幅進京更換。並有公文一件。遣使進京面交等語。當即面詢該瑪雨爾。既欲復行遣使進京。有何要件。據瑪雨爾述稱。此件公文。係到京後面交之件。且有口傳之事。復有送交大學士文一件等語。應照新章沿途護送外。至文內並稱。木哩斐岳幅率兵由黑龍江。赴朝鮮東界雅阜尼國。便中將礮位運赴京城。換回丕業羅幅斯奇。其火槍一萬桿。應由何處運送。並聞咲咈二夷。亦欲進京。此項槍礮。足資捍衛。當即曉諭該瑪雨爾。外國遣使。均應請示大部。部覆未到以前。自應駐候。即將斥駮咨文。交瑪雨爾帶回。伏思俄囉斯遣使進京。若只用庫倫斥駮。難保不另生枝節。可

否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庫倫亦一體咨駁。抑或更

當如何處置。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前因俄使回國。護送官員。沿途苦累。業經行文知照該國在案。茲據俄羅斯文稱已將該夷使申飭矣。惟查俄夷性情詭詐。嗣後該國如有緊要事件。遣人進京。自應先期聲明。該夷使不得晝夜遄行。務須日行三四站。所有情節。可否由理藩院咨行薩納特衙門。歷

可免其任性妄為。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改派使臣進京一摺。覽奏均悉。上年大學士桂良等在津。與俄使普提雅廷議

定和約十二條。復派尚書肅順。瑞常。會同該夷使。當面妥辦。互相交換矣。惟和約內載。有由天津海口行走一語。俄國所送槍礮。如由天津海口前來。自應令其行走。務在海口攔江沙外停泊。由內地備辦沙船。接收運送進京。其俄使丕業羅幅斯奇。因事回國。欲派伊克那提業幅來京一節。現既互換和約。自難阻止。至所請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之處。不過徒延時日。轉不如該大臣行文之為便也。該大臣即將由天津海口行走。及由恰克圖進京驛站章程。均著酌量咨行。毋庸由理藩院行文。其原定和約十二條。鈔給德勒克多爾濟等閱看。此內如有應辦事件。該大臣即著照辦。餘照所奏。

又

諭前有旨令德勒克多爾濟俟俄羅斯國呈遞烏槍一萬桿礮位五十尊運至庫倫時。奏聞辦理。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該夷堅欲由海船行走等語。現在和約已換。業經准其由海口進京。此項槍礮。將來送至海口。著僧格林沁恒福遴派明幹員弁。前往曉諭。令該夷船停泊攔江沙外。毋須前進。另換內地船隻。裝載運送到津。於明示體恤之中。仍暗寓隄防之意。諒該大臣等必能慎重妥辦也。

丙辰。直隸總督恒福奏。剗下糧臺軍餉僅餘數萬。一經動支。便無存款。設遇海防緊急。何以支持。雖江蘇有協濟銀

二十萬兩。尚未據報起解日期。以自蘇至津道路計之。約須四十餘日。方能解到。實有緩不濟急之勢。因思山西有現存之項。如能迅速撥解。程途較近。計日可到。庶用項不致貽誤。臣與司道等斟酌再三。擬於前請山陝餉銀二十萬之數。減半先行請撥。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海防需餉緊要。飭下山西撫臣英桂。迅於司庫分撥銀十萬兩。委員趕即解津。以應急需而重防務。

諭軍機大臣等。據恆福奏。防務緊要。江蘇協濟之款。尚未據報起解日期。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請仍於山西籌撥餉銀。以濟要需等語。現在天津海防需用孔亟。該督所奏。自係實在情形。著英

桂即於藩庫撥銀十萬兩。派委妥員。迅速解津。尤為至要。
恆福又奏。天津現辦海防。其北塘營城等處。均為通永鎮標所屬。彈壓巡防。皆關緊要。所有通州協副將一缺。上年十月。經前督臣慶祺奏準。以現在江北軍營之大沽協副將繼森調補。臣到任後。查海口防所將領無多。不敷調遣。該副將帶隊勇往。諳練操防。素為臣所深悉。現在江北各軍。統歸
欽差大臣和春節制。其營中戰將。不乏人才。即少此一員。亦不至不敷攻勦。現在海防喫緊。以本省實缺將領。辦理本省防務。於整頓戎行。不無裨益。相應請

旨飭下和春將飭調補通州協副將魁霖迅速來津聽候差委。以

資得力。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請調副將來津差委等語。天津現辦海防。

差委需人。調補通州協副將魁霖。現在江北軍營。著和春即飭

該員迅速前赴天津。聽候恆福調遣。毋稍遲誤。

恆福又奏。竊查歷屆軍營糧臺。辦理支銷。均應先期奏明。

事竣造報。茲據辦理天津糧臺天津道孫治。候補道春保

會詳稱。天津海口籌辦防堵。奏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派委各員。修築礮臺營壘。製造鐵錸鐵

錨。炸礮。水雷。火船。水龍。以及添製礮位。採買木植。碾造火

築等項。應需銀兩。節經遵札在於軍需項下。照數發給承辦之員。領回支用。報由大營驗收。糧臺無從稽覈。應請歸於承辦各員。自行造冊報銷等情。臣查此次籌辦海防。承修一切工程。製造各項軍械。有係委員領銀承辦。報明大營驗收者。該道等所稱。糧臺無從稽覈。固係實在情形。惟糧臺為軍需總匯。當此經費支絀之時。尤應力求覈實。所有撥發過工程軍械銀兩。應由糧臺先將承辦銜名。領銀數目。分晰繕具清單報部。一面飭知承辦之員。妥速辦理。俟事竣撤防。據實造冊報銷。仍歸糧臺彙總覈轉。如有經部駁飭冊造與例不符者。惟承辦各員是問。庶足以昭覈

實而清款目。其由糧臺承辦之軍火器械帳房以及支放
官兵口糧馬乾等項。仍由該道造報。以專責成。

硃批。依議覈實辦理。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四月十三日。
接奉四月十二日恭奉
上諭。前有旨。令德勒克多爾濟。俟俄羅斯國呈進鳥槍一萬桿。礮
位五十尊。運至庫倫時。奏聞辦理等因。欽此。遵查前奉寄
諭。咪夷派出火輪船八隻。為護送咪酋赴津之用等因。奴才等伏思
咪夷既為換約而來。何須如許兵船。已屬堪疑。今俄夷進
呈軍械。復堅欲海運來津。尤覺可慮。難保無夷人暗有密

約。先後俱到。使我難於辨認。另蓄詭謀情事。奴才等惟有懍

遵

聖訓。隨時相機慎重妥辦。斷不敢稍涉大意。至運送軍器船隻抵

津。應交何處收存。該國必有護送之夷。應否令其進京。奴才

等不敢專擅。儻蒙

准其進京。擬請由北塘進口。伏乞

訓示遵行。再續調吉林黑龍江官兵。奴才僧格林沁。已接到頭起進

關文報。並請

飭下武備院。將前經奏准製造鳥槍弓箭撒袋。趕緊造齊。隨時解

赴海口。以資應用。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俄夷運送軍器船隻抵津。應交何處。護送之夷應否進京。請旨遵行等語。俄囉斯國運送槍礮。如果船隻到津。該大臣等仍遵前旨令其停泊攔江沙外。另換內地船隻。裝載進口。其槍礮應交何處。及護送之夷應否進京。屆時奏明請旨。續調之吉林黑龍江官兵。陸續進關。已飭武備院將製造鳥槍弓箭等件。趕緊造齊。解赴海口應用。恆福奏請飭山西撥銀十萬兩。並調魁霖赴津各摺片。本日已諭知和春英桂遵照辦理矣。

又

諭。所有前諭製備弓箭撒袋鳥槍。著即趕緊製造。隨時解赴天津

海口。交僧格林沁應用。

戊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向來與該夷議事。有必須委員傳說者。有必須當面議定者。蓋該夷酋等夜郎自大。必待臣等當面而後議事。若專派委員前往。在彼或拒而不見。或言而不信。情殊可惡。所有奉

命挽回四事。惟駐京一節。現已言明不住。至另擇別地居住。該夷並未指明何處。去年嘆酋未入長江之先。有在南京或在漢口之意。然亦未曾明言。臣等當時所以未與明議者。恐

一經敲實。則該酋必立時指定一處。不如姑且聽之。俟其開口。再興商議。較為活動。直隸為畿輔重地。斷不能准其居住。臣桂良花沙納。上年在天津時。不肯允該夷在津設立馬頭者。正是此意。儻此時該夷指出直隸地方。臣等決不能。惟該夷前來照會。有或照定次。或因有事進京之說。誠恐將來不能斷其絕不一往。至長駐一層。已無可慮。至於內江設立馬頭。該酋初意甚為急切。及至親赴漢口。目睹情形。殆因所見不如所聞。似有廢然思返之意。然欲就此阻其不往。則彼必去志復堅。據臣等愚見。淮鹽一項。既經歸入違禁貨物。不准販運。該夷之於長江。似無大利

可圖。今既不遑前往。且聞其並未派有領事。此時若與力爭。非但不能挽回。適以堅其必往之念。不如留俟軍務完竣再議。其時長江肅清。似覺較易為力。內地游歷通商一節。咦佛咪三夷均已議明。非體面人不准前往。且必給與執照。隨地皆可查驗。奸宄無從混迹。該夷等均不肯明去此條。祇好再為婉商。廣東還城之事。因賠償未經說定。是以未有準期。嚬酋初云。俟長江回滬再議。及至內江回後。正欲興言。又因廣東事發。藉口而去。終未能得啟齒。今嚬酋既已回國。俟嗜酋至滬後。再與商量。所有四事。均當遵旨設法挽回。斷不敢稍遺餘力。能辦到如何分際。惟有據實直陳。

將來各事議有成說。必當設法立一專條。以為憑據。各事議定之後。儻該夷等聽從勸諭。肯在上海換約。臣等再行

奏懇

聖恩。請將前後條約

發下。即在上海互換。設該夷必欲前赴天津。萬難挽留。臣等即當帶同隨安各員。迅速馳驛回京。請

旨遵辦。以免遲誤。此時該酋等尚未抵滬。萬一經過上海不肯進口。徑赴天津。惟有請

旨飭下直隸督臣。告以噸酋前次在滬。曾有照會。留臣等在南等候。俟伊回來議事。該酋等惟當靜候。臣等回至天津。再與

商辦一切。庶各夷不致別有他說。

硃批。覽奏均悉。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探聞暎酋噗嚕嘶。已於三月二十四日。行抵香港。日內尚無到滬信息。萬一經過上海。不肯進口。徑赴天津。請飭直隸總督。告以噸嘛喳在上海。曾有照會。留桂良等在南等候。俟伊回來議事。此時改換噗酋前來。自當靜候桂良等。回至天津。再與商辦一切。庶使各夷不至別有他說等語。著僧格林沁。恒福。如果暎國噗酋到津。即派幹員照此曉諭。令其攔江沙外靜候。一切仍遵疊次諭旨。留為防範可也。

己未。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十二

日午刻。瞭望海門外。見有二桅異樣小船一隻。行至西弓灣停泊。有王姓黃姓二人。來坐舢船登岸。向鋪戶講究貿易。王姓係崇明人。每年隨沙船來。與營口鋪戶認識。黃姓係廣東人。隨派兵役駕駛杉板。赴西弓灣詳查。其船形頭尖腹寬。船幫船面均油漆紅色。約裝糧二百餘石。該船戶不容兵役等上船查驗。復派鄉保偕同鋪戶詳細盤問。據該船夥王姓聲稱。係上海廣隆號撥貨杉板小船。船名陳昌泰。由廣東排遣。黃姓雇伊船裝載大呢洋布洋藥來營口售賣。船上共十四人。內有廣東人。上海人。還有夷人二名。係山東煙臺貴貨夷船工人。跟來營口詢聽買賣。追驗

船粟。言在船上。明日呈驗。又言貨不合行。仍欲轉口去賣。細詢廣東上海各舖商。均稱委係伊處撥貨杉板小船等情。奴才景霖當即飭令牛莊防守尉毓昌。知縣張鼎鑣。會同吏部郎中陳鍾英。刻即馳赴沒溝營海口。詳加查看。相機開導。俟該員等查明情形。再行馳奏。

硃批。知道了。

增慶等又奏。奴才等督修田莊臺兩岸設防工程。所有孫家窑營盤二處。周圍圍堤。委經築就。四面環牆亦已做成。濠溝漸次挑完。前面牆子及礮門槍眼。不日即可告竣。礮臺三座。現高丈餘。昨已立樁。尚須加高封頂。其對岸營盤礮

臺。已於本月初六日開工。地基現已築成。擬即併工營造。惟兩岸兵房礮臺尚未修起。由津運來大礮八尊。升臺尚需時日。擬暫行設法隱伏。以昭慎重。並飭田莊臺設防官弁。添派兵丁。嚴加防護。

硃批。知道了。

辛酉。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奏。綏芬烏蘇哩兩處。事關緊要。俟木哩斐岳幅到時。該副都統當設法阻止。並令將通商未定三條。迅即傳知該酋。趕緊妥議回覆。查夷船自咸豐四年五月間。由黑龍江下駛。至吉林地界。嗣於上年親往黑龍江城。與木哩斐岳幅會辦界址。又經互換字約。訂以

黑龍江准許我國及俄夷行走。已將暫為羈縻。當陳在案。竊維自咸豐四年起。至今五載。往返經過。積慣相沿。上年四月間會辦界址。又經互換字約。准其由黑龍江行走。積重難返。無可如何。且因餉乏兵單。軍械不足。不得不從權辦理。連年南省調遣頻仍。餉欠兵少。若再行拒絕。其患不可勝言。況夷酋因此轉得藉口。將來一水之通。擾害何所底止。全局所關。再四思維。實無把握。從長計議。礙難十分拒絕不從。只可囑其安靜行走。免開釁端。方可暫緩目前之急。

硃批。與惠親王等同看。並與景淳同看。問伊拒絕有何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烏蘇哩江等處距興安嶺遙遠並不與俄國連界諭知奕山飭令吉拉明阿如遇夷船下駛設法阻止本日據奕山等奏俄夷船隻於黑龍江往來已成習慣若遽行拒絕恐該夷有所藉口等語黑龍江左岸地方既經奕山借與該夷居駐其船隻往來於黑龍江松花江中自難再行拒絕至綏芬河烏蘇哩江兩處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內若聽其紛紛駛往勢將何所底止奕山並不體會前次諭旨遽以難於拒絕等詞覆奏殊涉蒙混著奕山仍遵前諭嚴飭吉拉明阿諭該夷除由黑龍江入松花江往東入海口外餘如綏芬烏蘇哩江及三姓等處該夷船隻均不得擅自駛往務當實力勸阻毋許意

存推諉。並著特普欽。派委妥員。於黑龍江交界地方。嚴密偵探。設有俄夷船隻駛至。即行正言拒絕。以該處地方。本不在前次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毘連地界。無可查看。阻其下駛。毋得任令肆行無忌。侵占地方。

癸亥。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奏。沒溝營見有二桅異樣小商船一隻。共載十四人。內有夷人二名。查詢得該船原係廣東人。與夷人在廣東合夥。開設寶順號。後又在上海開設廣隆號。此船係其夥同自置。船上所載十四人。寧波人五名。廣東上海人五名。其王姓名王擇燮。係崇明縣人。黃

姓名黃安閣。係廣東香山縣人。至夷人二名。係紅毛國人氏。一名乜忌。年二十六歲。一名士麻。年二十八歲。船載洋藥十五箱。洋布十捆。洋呢六十板。來此營口。詢聽市價。意欲會賣貨物。因該地方鋪商向其明白告知。沒講營貿易。向係以貨換貨。現銀稀少。無力接買。該船主擇潑聲稱。此處既不能銷貨。一俟順風。即行出口。於十六日申刻。揚帆出口。

硃批。知道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玉查照事。前於三月初五日。由理藩院行知貴國薩納特衙門文書一件。為貴國人

有在吉林三姓地方。滋擾生事。恐因此致傷和誼。故特行
知
貴國查明。乃今貴使臣不由禮部將理藩院所行文書
送回。如此行為。兩國之情不能相通。必致誤事。況三月初
五日。尚未互換和約。自應照舊辦理。並無不合。何以送還。
貴國來文。我國從未有送還之事。至文書內有筆誤之字。
係屬無意。彼此和好。此等小節。可毋庸議。惟三月中。我國
由理藩院所行之文書。實係要事。雖已退還。今仍須行知
貴國。應交貴國何處衙門。即刻答覆。以便交貴使臣加添
俄囉斯文轉行。使兩國之情。得以相通。不至誤事。至文內
所稱將來不論何事。預先行知

特派大臣瑞肅等語。我國自有定章。應行告知者方可告知。不應行告知者不能告知伊等。至貴使臣丕行來八條。今逐款覆知。開列於後。

第一條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至今相安已百數十年。乃近年貴國有人在黑龍江附近海岸闊吞屯等處居住。該將軍念兩國和好之誼。不加驅逐。暫准居住空曠之地。已屬格外通情。今聞欲往吉林地界。該處距興安嶺甚遠。並不與貴國毗連。又非通商之處。斷不可前往。致傷和好。黑龍江交界之事。應由我國黑龍江將軍。斟酌辦理。京中不能知其情勢。礙難懸定。

第二條。哈克圖或別處派大臣專辦各事。詳立則例等語。

現在伊犂。塔爾巴哈台。哈克圖。均有辦事之人。毋庸更改

舊制。

第三條。伊犂。塔爾巴哈台等處。立界等語。該兩處均有向

來定界。應毋庸議。

第四條。陸路貿易一事。現惟哈克圖等處。本有貿易。其他

陸路應毋庸議。至中國人並無欲在貴國內地。運物蓋房

買地之事。貴國亦應照定例。在哈克圖等處貿易。不得在

別處陸路貿易。

第五條。伊犂塔爾巴哈台二處。今已通商。其喀什噶爾齊

齊哈爾。張家口。均係和約內所無之處。不可前往通商。應照和約辦理。至欲授執事官一事。亦毋庸議。

第六條。由驛送信一節。現已屢次往來派官護送。並無遲誤。既在天津條約之內。以後自應覈辦。

第七條。從前歷次所立和約。現應覆行覈修為要等語。今和約已經互換。如欲覈修。應照康熙年間所定。以興安嶺為分界。不准互相侵占。

第八條。遣使往貴國一節。和約中所不載。未便議及。

以上八條。均由

欽派大臣瑞甫曾向貴使臣當面逐款說過。應照此覆文辦理可也。

再閱木哩斐岳幅洛行理藩院清文內稱。由海至烏蘇哩江毘連地方等語。烏蘇哩等處。據吉林將軍奏。係距興安嶺甚遠。不與貴國毘連。無可查辦地界。應由貴使臣轉行知照木哩斐岳幅可也。

乙丑。黑龍江將軍奕山。署吉林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敦德。船廠副都統祿椎奏。據烏蘇哩口防禦托克托布報稱。密河卡兵。探得俄夷潛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博力地方。添建房十一所。古克達蘇蘇建房一所。圖勒密添建房八所。烏蘇哩迆東抓吉地方。添建房十四所。內有六處未完。又從抓吉向上展占二十里。在青牛達地方。現

建房四處。牧放牛馬。由青牛違向上三十里。至索奇地方。
建房二所。由索奇向上約距三十里之遥海青魚廠地方。
又建房一所。以上展占蓋房。皆隸烏蘇哩河迤東石岸。該
防禦當向該處夷目開導。烏蘇哩向上一帶。均係我國採
捕獲珠貂皮禁山。不在允許之例。近來一味向內侵占。殊
非和好之道。當遵前約。不可狡執展占。該夷人概皆推諉
係遵木哩斐岳幅之命。我等不能專主。托克托布見該酋
面形愠怒。又恐致啓釁端。是以將不遵開導情形聲明等
因。呈報前來。查夷人任意展占地方。蓋房牧牲。既經開導。
怒形於色。是其形蹤愈熾。羈縻愈難。

奕山等又奏。據烏蘇哩口卡員托克托布報稱圖勒密暫居夷官奇薩羅幅帶同石沙木勒幅等到卡聲稱。伊等奉木哩斐岳幅之命。派往烏蘇哩河源興開湖等處分界。曾向江城具文商妥。我等先來烏蘇哩口。等候冰泮江通會勘。諒必先有文書前來。開江後。爾國仍派員同往會勘。抑或我等自行去占等語。托克托布。隨向其嚴詞拒絕。答稱爾等雖係奉命前來勘界。我等並未奉有明文。況上年念兩國和好多年。將黑龍江左岸空曠之地。許給爾國安靜存居。已屬格外施恩。豈可妄思貪展。且烏蘇哩內。均係採捕獲珠貂皮禁山。又不與爾國地界毗連。今恣意貪占。斷

難遷就放進。無如該酋以江城具文為詞。俟江道開通。自行往勘。與汝等無涉。托克托布復婉言向說。若一味狡執原約。不惟我等護答。恐與爾等亦無益處。該酋詞窮。輒露倔傲。萬不得已。先將狡執情形。先行馳報前來。查前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夷官石沙木勒幅等到黑龍江聲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前往興安鄂木烏蘇哩綏芬等處。辦理勘界之事。刻即起程等語。該副都統再三開導阻止不從。又以前在江城有文約為詞。且欲自行往占。並稱均係木哩斐岳幅作主等語。實屬不循情理。一面行知該夷酋木哩斐岳幅。令其轉飭該夷目石沙木勒幅等。恪

守前約。毋得肆行侵占。一面飭知迎阻之員。再行設法攔阻。

奕山。那敦德又奏。夷船自咸豐四年起。由黑龍江下駛至吉林地界。建蓋房間。連年絡繹不絕。所有會辦夷務。均經吉林主稿。查上年前往黑龍江城。與夷酋會辦界址。原因綏芬烏蘇哩等處界屬吉林。隔省不能懸揣。現當夷情叵測。頃刻萬狀。且夷人所覬覦者。全在吉林地面。若當吃緊之際。有刻不容緩之事。必待咨商然後具奏。勢必貽誤事機。惟身處隔省。未能深悉情形。而夷情狡詐百出。萬一事在倉猝。必待札商。恐貽誤匪輕。嗣後凡屬黑龍江之事。即

由黑龍江主稾。如屬吉林應辦之事。即由吉林主稾。如此

辦理。庶免貽誤。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俄夷在烏蘇哩口以下南岸添建房間。

並該夷狡執履勘。又奕山。耶敷德另摺奏。以後會奏夷務請分

別主稾各等語。綏芬河烏蘇哩江。皆係吉林地方。不在借給之

列。屢經諭令奕山等據理拒絕。乃該夷潛在烏蘇哩口以下南

岸舊居博力地方。添建房間。並於古克達蘇蘇等處建房。牧放

牛馬。似此任意侵占。實屬不成事體。夷官奇薩羅幅復帶同通

事到卡聲稱會勘烏蘇哩河源興開湖分界。有自行去占之語。

尤屬狡執可惡。該夷占地建房。並欲會勘地界。總由奕山輕允

黑龍江左岸地方。以致該夷肆意占踞。該將軍既已貽誤於前。並不思力圖挽救。乃輒奏稱事屬吉林。應由吉林主稾。免致往返貽誤。顯係因現在侵占之地。均在吉林界內。有心推諉。惟奕山既輕諾於前。此時礙難阻止。宜其一籌莫展。著特普欽督飭署三姓副都統富尼揚阿。曉諭夷酋木哩斐岳幅。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許其借住。已屬中國優待之意。吉林界內。係中國採捕役珠之地。斷不容爾侵占。若背約妄行。必致有傷和好。興開湖等處。本不與俄國連界。無可會勘。豈得以曾在黑龍江具文為詞。意圖狡賴。該署將軍務當正言拒絕。不可含混了事。至嗣後奏事關涉吉林。著即由吉林主稾。一面會銜。一面具奏。免致

往返札商徒稽時日。至奕山吉拉明阿亦應亟圖補救。不得因

該夷現占地界俱屬吉林。希圖誘卸。

理藩院。為知照事。昨據爾國舊班達喇嘛巴拉第呈稱來

京大臣一員。舊班喇嘛學生五名。文官二員。武官三員。兵

三十名。僕役六名。共四十七人。定於本年三月初六日。由

京起程回國等語。相應飭交貴使臣。即帶舊班喇嘛學生

旋回。為此咨覆。

丙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近日進口沙衛船隻。係四月

初間放洋。經奴才隨時派員查詢。據稱。上海火輪船。兵船。漸

漸增添。或稱有百餘隻。或稱數十隻。並有瞥見夷船購買食物。似欲北駛情狀各等語。傳聞之言。固不足深信。但亦不可不倍加嚴防。又奴才前聞山東福山縣屬煙臺海口。停有夷船。當經劄行登州鎮總兵查明聲覆。茲據該鎮曾逢年呈報。本年三月二十三日。有夾板廣商洋貨船四隻。駛至煙臺海口。船內把蓬使舵。皆係黑白夷人。並非兵船等語。奴才伏思該處並非通商口岸。洋船在彼久停。亦難保無另有詭詐之謀。奴才惟有督率各營。慎密隄防。不敢稍涉大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籌撥馬隊官兵。赴傅振邦軍營一摺。

覽奏均悉。天津防務緊要。現既探聞上海增添夷船。並有北駛情狀。自應厚集兵力。加倍嚴防。傅振邦所需馬隊。該大臣已飭吉林續到兵一千名前往。其未到之黑龍江馬隊一千名。即可毋庸再撥。所有備調各路官兵。已據各該將軍都統陸續奏報備齊候調矣。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丕查照事。本月二十八日。據貴使臣咨文一件。已悉一切。此次貴使臣來京。專為互換和約。尚書肅。瑞。亦只專辦此事。此外原無可議。所以將前次八條。逐款咨覆。茲據貴使臣丕咨稱。一年內由兩國派可靠之員。會合在恰克圖。商定應辦事件等語。查陸路

通商地方。本各有大臣辦事。無須另派。至新議通商各海口。查天津和約內載。貴國有駐紮七處海口通商之大臣。與中國地方大員商辦。更無須另派。即如黑龍江地界。須該將軍辦理。京中不能知其形勢。礙難懸定。此次貴使臣到京。原為互換和約而來。查和約十二條內。並無駐紮在京之語。將來通商各事宜。總須在各海口。由該督撫商辦。方能妥協。今該使臣已經換約。京中實無可辦之事矣。至中國與俄國地界。康熙年間。鳴礮誓天。以興安嶺為界。已百有餘年。從無互相侵犯之事。今黑龍江將軍。以附近海岸闊吞屯等處。許俄國人暫住。已是格外通情。豈能又占

至吉林三姓地界。所有黑龍江空曠地方。本非俄國之地。何以說必要永遠屬於俄國。若說他國要侵占沿海地方。中國自有辦法。總之中國與貴國和好多年。現又新換和約。從此當益友睦。各守信義。方能彼此有益。我等並非畏勞不辦。如條約所有之事。自有各口大臣會同貴國來使商辦。其條約所無之事。斷難紛紛添出。至貴使臣送來木哩斐岳幅行理藩院之文件。本處業經收悉。其文內所指各地址。俱係黑龍江地方。京城不便斷定。亦無從咨覆。仍應由黑龍江將軍。與貴國大臣。東公商辦。煩貴使臣回國告知木哩斐岳幅可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年三月。俄夷欲在三姓滋事。及赴烏蘇哩綏芬等處。占踞地方。强立界牌。當由理藩院將此情節。咨行薩納特衙門矣。昨據住京俄使。將原咨駁回。並云。嗣後毋庸咨行薩納特衙門。按照新定和約。咨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如欲行文。務先咨行來京使臣等語。尤屬可疑。著德勒克多爾濟等。將咨行薩納特衙門公文。究被何人暗中阻止。或從何處可以轉達該國。嗣後如再行文。其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係在何處。即派幹員暗加探訪。迅即覆奏。

戊辰。署廣東巡撫畢承昭奏。粵東自上年十二月以後。民夷尚屬相安。冬春之交。夷人每有率衆出省。赴附近數十

里地方遊玩。旋又至廣州府屬之東莞順德等縣。及肇慶郡城。更遠至於廣西之梧州。均皆一到即回。尚無滋擾情事。並聞時有欲赴惠州之說。卻不果行。夷酋噸哺嗱於正月初旬。自澳來粵。親到番禺縣屬之石井地方一看。當時回省。亦不晉見撫臣而去。是否仍到上海。抑返本國。蹤迹甚密。無從探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東辦理夷務。軍務正當喫緊。諭令勞崇光接奉諭旨後。即赴廣東巡撫新任。並著理總督。以便黃宗漢交卸起程。本日據畢承昭奏。近來廣州省城。民夷尚屬相安等語。黃宗漢既置夷務於不問。又於軍務情形。數月不發奏報。其有

無心病。尚未可知。現在王慶雲到任尚需時日。著勞崇光迅即馳赴廣東。於到任後。察訪黃宗漢有無疾病。一切地方要事。何以概不發報。據實奏聞。是為至要。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七

咸豐九年。己未。五月。庚午。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據俄羅斯著固畢爾那托爾文稱。茲有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木哩斐岳幅。寄給駐京之俄羅斯官丕業羅幅斯奇文一件。祈速為轉致等因前來。即將該夷文隨報咨送理藩院。

硃批。知道了。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現據瑪雨爾旋回。攜有來文一件。內稱。伊格那提業幅進京一事。應先咨報理藩院等語。伊格那提業幅。

總貴大臣獲咎。並未赴京。暫行守候。貴大臣既知伊格那

提業幅因要事進京。職即不為疑惑。謹將該大臣暫不進

京之故。轉達貴大臣。亦可知派員進京之為要也。至伊格

那提業幅進京。特為

貴國有益。願理藩院以此為要也。總之阻撓此事。但祇

貴國無宜。為此咨行。

乙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

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自本月初五六等日抵

滬後。連日差探夷情。暎酋啫噴嘶。及咈國新派夷酋布爾

布陸尚無由粵啟程消息。近日密探得英國已來兵船八隻。停泊吳淞海口。臣等一面密商勸留各該夷在上海換約之法。一面從各處採聽該酋等是否來滬。以便設法妥辦。本月二十五日早間。臣等正與司道面商事宜。適接英酋遞到照會內稱該酋嗜哨嘶奉派前赴

京師代為交聘。現擬不日乘舟徑赴天津。並有希先在津城豫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寬廣寓室一所。該酋率領隨員官弁前來等語。臣等將該酋照會另鈔

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咨軍機處備查。當即飛行照覆該酋。令其毋徑赴

津。必須至上海商議一切要事。一面派令知縣黃仲畬。前往海口。俟該酋船隻到後。令其與之言明。此處尚有應議各事。未便遽行赴津。惟思夷情狡執。萬一該酋船隻即行徑赴天津。臣等再行照會該夷。令其兵船務在攔江沙外停泊。必俟臣等到後。方有人與之商辦各事。咈咪兩國夷酋尚無消息。儻該夷到津。迫不及待。又恐為時過久。轉致另生枝節。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簡派大員。暫為羈縻。臣等自當設法趕緊回京。免致貽誤。設該夷等肯在上海互換條約。臣等再行馳報

硃批。總以上海換約為第一要義。即使不得已俯就下策。停泊攔

江沙外。少帶從人。實為妥協。尤必須該夷酋正身赴京。不得任其更替一兵頭之類。意存攬擾。抵京原為換約。萬不能聽其久駐。該夷酋設欲駐京。必將薛煥留於京師。作為辦理之常人。此時清淮一路。雖恐有阻。然另派他人。不悉夷情。斷斷不能措施合宜。卿等艱辛倍嘗。二載勤勞。亦必欲速觀厥成。所請毋庸議正可藉茲赴津需日之語。為羈縻換約之地步也。

哄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天津定約。兩國親睦之誼。幸已建立。茲我君主睿意。總期愈篤友恭。是以簡拔本大臣。優以重任。特恩授為欽差大臣。總握全權便宜行事。前赴

京師。代為交聘。當將御筆國書。循照友邦常典。齎呈

貴國

宸覽。於此欲遵祇辦。本大臣殊極欣慰。禮竣始承厥職。即真代國

柬權之柄。外在天津議定條款。現奉大嗹君主御批允准

一分。著本大臣照依條約明文。進京與

大清

皇上御批允准一分。互相交付。俾得永敦和好。信守恆昭。奉此。本

大臣現擬不日乘船徑趨天津。順此布達。希

貴國先在津城。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潔

淨寬廣寓室一所。庶本大臣率領隨員官弁前來。得以居

止。俾足尊崇大國之體也。爲此須至照會者。

桂良等又奏。臣等與臣何桂清公同商酌。現因本年江南江北軍餉需用浩繁。該藩司王有齡多方經理。尚能無誤一時之員接辦。而護理上海道吳煦當夷情浮動之時。各國交涉事件。頭緒紛繁。自該員護理以來。辦理大小各案。不下數十起之多。幸能得法。頗爲各夷信服。不可遽易生手。現在臬司薛煥洞悉夷情。辦事精細。設該夷必欲進京。臣等即當遵

旨同該臬司前往。惟恐一人照料難周。復查有江蘇補用知府

前署上海同知李煥文。尚悉夷情。人亦老成。且該員籍隸

通州。於天津一帶情形。亦能熟悉。堪以帶往。

硃批。依議。

丙子。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桂良等奏。四月二十五日。接咈酋照會。內稱啨嗜嘶赴京交聘。不日乘舟徑赴天津。並有希在天津豫備夫役舟車。以便入都。並於京城內擇出寬廣寓所。該夷率領隨員官弁前來等語。桂良等已照覆該酋。令其毋徑赴津。必須至上海商議。並派知縣黃仲畬至海口。俟夷船到時。與之言明。即在上海換約。惟夷性狡執。恐難挽留。儻不聽勸阻。徑赴天津。僧格林沁。恆福。惟當照前旨。派員曉諭。令其停泊攔江沙外。告以桂

良等。已由上海啟程。不日到津。即可會晤商辦一切。並告以海口節節設防。切勿輕於駛入。致有損傷。以全和好。如該夷請另派員前往。可告以各國和約。皆係桂良等經手辦理。他人不能知悉。明白開導。令其靜候可也。

己卯。署吉林將軍特普欽奏。查綏芬河烏蘇哩河原無與俄國毗連地界。前與該夷互換條約之時。許其由黑龍江入松花江行走者。為其往東便於入海。免其刻赵分爭。詎該夷於條約內。既寫黑龍江松花江准其行走。而又有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等語。是其立約之時。已伏狡賴之機。迨換字以後。任意載運。不容察看。嗣即隨

處布置。伐木蓋房。在圖勒密安設礮臺。在北牛河一帶。欲開山修道。又以通商為名。至三姓窺探。種種妄為。均暗伏於兩國同管一語之中。據黑河口卡員報稱。該夷目等欲向烏蘇哩江。自住占界。經卡官以理拒阻。輒聲稱。伊等奉木哩斐岳幅之命。伊等小官不能自專各等情。竊念該夷目等。藉口推延。乘機展占。既不可與之用武。而善言開導。又決不聽從。疊經奕山等。往返札商。一面飛咨三姓副都統。令其諭知木哩斐岳幅。轉飭該夷目。恪守前約。設有夷船駛至。以該處地方。本不在前次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阻其展占地方。惟該夷之貪越妄行。擬請嚴飭

副都統吉拉明阿與之申明前約。不使稍有含混。如前此允其在黑龍江松花江行走一節。自難再行拒絕。惟前約所錄烏蘇哩河至海為兩國同管之地一節。似應與分較明晰。原許其在江行走。並非准其在岸上占地。將條約更正。以免藉口。至烏蘇哩綏芬等處。與該國無毗連地方。安設蓋房。是顯背前約。即須與之劃明界限。除黑龍江左岸。借與該國居住。准其船隻行走外。餘則概行阻止。並黑龍江下游以及松花江內。均不准其船隻行駛。兩省同力拒絕。禁其由江入海之路。在彼似亦無可藉口。再圖佔占。如此明定條約。前此夷眾雖不能即時驅之使還。從來入船

或可稍知斂戢否則推諉遷延恐更無底止矣

諭軍機大臣等俄夷在烏蘇哩河以下博力抓吉等處蓋房占地前經奕山特普欽奏到當經諭令特普欽飭令富尼揚阿曉諭夷酋阻其下駛並嚴諭奕山督飭吉拉明阿力圖補救不准推諉本日據特普欽奏該夷目等不聽理論動以木哩斐岳幅為詞而木哩斐岳幅之狡執貪亢則恃為約內有烏蘇哩河至海為中國俄國同管之地一語請飭吉拉明阿與之申明前約分較明晰俾免藉口等語烏蘇哩河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何以奕山等所議條約竟有與俄國同管之語況該夷開山修道則本不通海已可概見奕山等許其會勘尤為輕率特普欽所奏

欲將前約分晰言明。烏蘇哩河至海一節。係專指江路行走。並非准其上岸。然既准其往來江路。則登岸亦難禁止。自應與之決絕言明。將前約中此語改去。方為直截了當。著奕山等傳知吉拉明阿。向木哩斐岳幅言明。從前初議之時。未能深悉吉林地界。現在業已查明。烏蘇哩綏芬河等。並非俄國接壤。又與海道不通。自應將此語更正。不但圖勒密博力拆吉及三姓等陸路。不可任意侵占。即綏芬烏蘇哩河。亦當與之約定。不准人船駛往。儻堅執不遵。惟有更進一步。告以爾既不講情理。則中國亦難事事曲從。除黑龍江左岸。借與該國居住之地。准其船隻行走外。其餘黑龍江下游。及松花江內。均不准行駛。如肯更換

前約。收回吉林境內人船。不復下駛。則黑龍江松花江通海之路。業經許其行走。中國亦決不負約。總宜將木哩斐岳幅折服。則其餘夷目。無所藉口。後來人船方能斂戢。若謂地在吉林。意圖推諉。奕山。吉拉明阿。恐不能當此重咎也。特普欽既經飭知富尼揚阿。於三姓地方就近拒絕。其黑河口牝牛河等處。並著轉飭各該副都統。一體防範。務期兩省會商。合力阻拒。亦不可因貽誤由於奕山等。遂謂難於籌辦也。

庚辰。著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查木哩斐岳幅。自上年回行。迄今並未前來。茲據副都統吉拉明阿咨稱。據談處經過之夷官聲稱。木哩斐岳幅。二十餘日即可到城。並向副

都統。詢以有無派員赴綏芬烏蘇哩察看界址公文。答稱不知。該夷官旋即告辭。乘船下駛。又准接副都統咨稱。據經過之夷官聲稱。木哩斐岳幅。告說十餘日可到。旋即告辭下駛等因。先後行知在案。該夷首是否由該國啟程。抑或行抵何處。均難懸定。前因該夷人蓋房占地。經奕山等咨商。擬派署副都統富尼揚阿。前往拒絕。竊思黑河口等處。距三姓城十餘里。該夷首既無到境日期。遽令大員前往拒阻。未免徒勞往返。且該夷曾有赴三姓之舉。若令該副都統。在外羈留。轉致遠城重地。乏員坐鎮。是以會商仍令副都統在城駐守。嗣據富尼揚阿報稱。飛飭守卡員弁

迎阻。尚無回報。擬即飛咨富尼揚阿。再飭各員。嚴密偵探。如木哩斐岳幅。有到境日期。一面飭令守卡各員。曉諭拒阻。一面馳往親身督辦。惟事關邊疆重務。必須兩省協力同心。辦理詳盡。吉拉明阿先後來咨。該夷官既稱。木哩斐岳幅。不日可到。並有無公文。該副都統答以不知。當此事需籌圖之時。若不竭力籌辦。誠恐挽救愈難。

硃批。知道了。

特普欽又奏。接准庫倫辦事大臣密咨。俄夷有進送槍礮。暨木哩斐岳幅。欲帶人船。由黑龍江赴東海。運送天津之語。尤宜防範。查烏蘇哩河以下博力等處。舊居夷人。既難

剌使退還。黑河口下駛人船。現又添派協領等。分往拒阻。其木哩斐岳幅。究竟如何行止。擬令署副都統富尼揚阿仍在三姓城防守督辦。以免疏虞。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特普欽等奏俄夷恃約狡執圖占地方情形。當經諭令奕山等。合力拒阻。本日復據特普欽等奏稱。接庫倫咨洛。知木哩斐岳幅進送槍礮。欲帶人船由黑龍江赴東海運送天津。現籌防範等語。俄夷進送槍礮。前經諭令由庫倫等處陸路行走。嗣後該夷欲由海道運送。業經允准。該酋木哩斐岳幅。如實係運送槍礮。着奕山等。准其由黑龍江松花江入海。毋

庫倫阻。若以運送槍礮為名。駛往吉林三姓各地方。肆擾侵占。

該將軍等。仍當遵照前旨。協力拒阻。以杜詭謀。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張家口向城子地方。向值俄羅斯學生換班之年。有該國人等。在彼收放牲畜。人數本屬無多。聞近日愈聚愈多。竟至千餘人。並有槍礮器械。是否照常安靜。或與民間隱射貿易。抑或另有私運軍器等事。現在該國存居人數。究有若干。著慶昀遴派妥員。不動聲色。細心訪察。據實具奏。

辦理軍機處咨覆俄國使臣布策照會。今據貴使臣由禮部送來咨文一件。本處細閱貴使臣所提八條。前已逐條

咨覆。又由尚書肅。瑞。當面與說明。迄今半月之久。何以復提此事。殊不可解。至黑龍江地界一事。應由黑龍江將軍會同貴使臣辦理。此次大學士桂等。至上海。原係為互換和約前往。至通商之事。皆係各該管地方官辦理。恰克圖等處亦有本地方官。該管辦事大臣會同貴國使臣辦理。本處前已咨明。無可再議。現在海口通商。均有天津條約可遵。中國以信義待人。但知守約。並無他意。為此咨覆。

乙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黑河口委員報稱。四月二十二日。黑龍江出口下駛夷人抵卡聲稱。奉木哩斐岳幅命。欲進松花江。上往三姓阿勒楚喀吉林等處貿易。當

向其開導。此處地方寒苦。民多兇悍。無可貿易之物。該夷以奉命之事。至死亦要上行。後向詰詢。上年爾等越松花江私行妄為。已行知木哩斐岳幅。現有重懲爾等回文。焉能復令爾等前來。該夷人言汝說我是冒冲。木哩斐岳幅三五日即到。若一定教去。你們亦不能攔阻。言畢辭回。觀其動作。似俟木哩斐岳幅到時。仍要闖行。恐啟釁端。當經劄飭巡防之協領等設法攔阻。不准該夷西上。並派員帶同弁兵分路赴黑河口迎阻等因。咨報前來。嗣於五月初八日。准黑龍江副都統咨稱。有夷官帶領男婦五百餘名乘船。拒阻不聽。任意下往。又咨稱。木哩斐岳幅隨帶夷官

札啉嘉乘駕火輪船抵黑龍江城。該副都統開導拒阻。該夷酋竟不聽從。必欲赴烏蘇哩綏芬等處往勘地界。且言該處為兩國公同之地。前已繪成圖式。給該副都統閱看。並稱恐致唊夷占去。又在圖內指定地方。在綏芬烏蘇哩等候吉林委員會勘。如等候一月不到。伊即赴天津等語。旋即開行下駛各等情。咨報前來。查該夷前既屢占地方。先遣夷目前來。木哩斐岳幅果復接踵而至。仍稱綏芬烏蘇哩為兩國公同之地。是其形蹤愈熾。即其守候日期。前赴天津等語。亦均難遽信。擬飭署副都統景。刻即親往迎阻。毋任該夷背約妄行。不可過形激烈。亦不可稍涉疏忽。

特普欽等又奏。准奕山。那敷德函稱。頃據副都統吉拉明

阿咨報。木哩斐岳幅到江。聲言欲赴烏蘇哩勘界等語。再

三阻止不聽。徑自由江下駛。應即具摺會奏。

硃批。覽。

諭內閣。綏芬烏蘇哩河。地屬吉林。並不與俄國接壤。亦並非黑龍

江將軍所轄地方。上年據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

言。並不與俄國使臣剖辯明白。實屬辦理不善。咎無可辭。黑龍

江將軍奕山。着即革職留任。仍責令將從前辦理含混之處。辦

明定議。革職留任副都統吉拉明阿。着即革任。並着特普欽。派

員押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眾。以示懲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俄國人船欲赴三姓等處貿易並木哩斐兵帽隨帶兵船。堅欲往烏蘇哩綏芬勘界一摺。此事貽誤根由。總由奕山吉拉明阿於兩國公同管理一語。不能立時剖辯。致令有所藉口。本日已明降諭旨。將奕山革職。暫留本任。並令特普欽。將吉拉明阿等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眾矣。特普欽接到明發諭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烏蘇哩等處。本非俄國接壤。又與海路不通。奕山吉拉明阿已為此事。身獲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萬難應允。前此奕山等將黑龍江左岸。借給俄國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經議定之地。任意闖越。即是背約。豈有吉林地界。轉以黑龍江官員言語為

憑之理。爾即馳往天津。亦必仍交吉林定議。以毫不相違之地。何從勘界。吉林官員。斷不敢以此欺蒙君上。爾亦身為大臣。豈有不明此理。將來徒勞往返。於事無益。轉傷和好。不如各守舊約。早息此念。兩國自可相安。該酋見吉拉明阿穫罪已有明徵。自必氣餒。而特普欽等據理措詞。當亦較易。至阿勒楚喀吉林三姓等處。奕山條約內。本無與通貿易之說。尤當與之剖辯。並密諭各該處居民。勿與往來。斷其接濟。使該夷無利可圖。自當中止。此一節須慎密為之。務使居民知通商之有害無利。而又不使該夷見有禁止痕跡。方為周妥。諒特普欽必能悉心體會也。本日明發諭旨。即著特普欽傳知奕山。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竊臣等自到上海後。密探各夷動靜。並據廣東監督恆祺來函。知該夷因聞天津已有準備。即在粵東募兵。並將廣東守城各兵。俱已調出。廣東城內。皆換各小國夷兵看守。是以遲遲始至上海。臣等因近來各夷照會內。均有進京換約。並面

聖主遞國書之語。當即飭令臬司薛煥。及護蘇松太道吳煦。向哱嗪咽採訪。據該夷口稱。渠有欲見

大皇帝祇肯跪一膝之語。該臬司等復以向遞國書。皆係派人接

進。不能允行。臣等原擬俟該酋等到後。再將四事。及屢奉
諭旨。傳知該夷。並設法挽其在滬換約。則前說不議自罷。詎該夷
未到上海之前。已疑臣等在滬。專為阻其進京。且在粵東
所聞先入之言。不一而足。及到吳淞後。迂徐進口。又延兩
日。而咈咈兩酋始於本月初七日。同至洋涇濱。臣等一面
遣人往視。一面照會該夷。令其約期相見。一面密令護道
吳煦。妥飭各商。會同夷商。前往攔留。探聞該夷酋唶唶唶。
接到照會。怒形於色。謂天津條約內。載明一年在京內互
換。臣等早應進京。豫備接待。不應此時尚在上海。臣等照
會內。有因願商約在此處。候伊回來議事之語。該夷以為

額酋前在廣東回國之時。曾有照會知照。彼時即應進京。不應在此久候。窺其詭意。無非謂臣等既在上海。而天津又設重兵。多方準備。實欲阻其進京換約。是以去志愈決。帶兵愈多。訂期愈緊。聞其到津後。並不願候臣等回至天津。定欲如期進京換約。是以各商勸阻之際。該酋初則不見。經各商呈遞說帖挽留。臣等探聞該酋告以此去換約。七月初一日。定可照新章開市。即不能換約。亦允商等於七月初一日。照新章開市。該夷之七月初一。實中國之六月初二也。臣等見該酋志決。意欲圖一面晤。可將應議各事。向其言明。詎該夷決意前往。萬不肯與臣等會面。即派

委員前去。該酋亦拒而不見。看此光景。萬難挽回。現在探得該酋所帶兵船及夷兵數目。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其駐京一節。聞該夷云。總須俟將來進京後。中國果然無不盡禮優待。方能另擇別地居住。惟此事前經該酋瀨囑喻兩次照會。已有憑據。但能到京將和約互換。待之以禮。示之以信。彼亦無從置喙。至於內地游歷通商一節。各夷俱有照會。必須體面人。方准持照前往。自與設立馬頭。大有分別。將來再由五口
欽差大臣。與之言明。示以限制。尚不致遺貽後患。長江設立馬頭。按照條約。亦須俟軍務完竣後議。且到彼時再行定奪。單

務既然甫清。即欲設法辦理。較之此時稍易為力。惟廣東還城之事。咪酋已有照會廣東巡撫之件。謹於另片內陳明。其餘按照原約施行。雖不能如無事以前安靜。而辦理果能得法。究與決裂有間。臣等現將中國並無他意。兵船爲不可駛進擱江沙各節。知照該夷。聞其二三日內。即須起碇北行。臣等亦再停二三日。察覘動靜。果其萬萬無可挽回。即擬帶同臬司薛煥。及補用知府前署上海同知李煥文。馳驛進京。面聆

聖訓。至該夷向來性情急躁。遇事不聽商量。此次懷疑至津。恐更難與計議。惟有仰懇

皇上格外

天恩。先派大員相機而行。妥為經理。俟其靜候臣等趕到。再行入

都換約。以全撫局。咈酋布爾布隆臣等亦未得面晤。該酋

各事俱照咲酋辦理。亦難與商量。咪酋華若翰臣等曾與

會面。該酋人甚和平。亦通商量。前因換約期促。臣等告以

既經和好。無論何時互換。均與一年之內無異。該酋即無

異言。本願即在上海換約。惟因咲咈兩酋決意北行。彼亦

必欲隨同前往。臣等本擬託其勸留。奈伊雖不多事。而欲

其從中勸阻。其力又有不能。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據護理蘇松太道吳煦稟稱咲夷

兵船。已於初九日晚間開行六隻。餘間將陸續起碇北行。

硃批。覽。

謹將密探㗭夷火輪船隻。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

大火輪船一號。名勿這士喘噃嘶坐船。約兵二百名。水手一百名。

大火輪船一號。名煙弗勒士布水師提督。約兵三百名。水手一百名。

中火輪船一號。名非錄。約兵一百名。水手七十名。

中火輪船一號。名蘇曾戍。約兵一百名。水手六十名。

中火輪船一號。名乞士蘇。裝伙食。

中火輪船一號。名拈來。走報書信。

中大輪船一號。名甘不倫。火輪書信。

另大大輪船一號。名阿昔士。頓兵五百名。水手一百二十名。

另小火輪船十號。船頭有字號無名。每船水手五六十名不等。

以上現泊海口。聞尚有大火輪船二號未到。

咈夷火輪兵船三號。

咪夷大輪兵船三號。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𠼤夷不遵開導。決意北行一摺。並據片稱。𠼤夷兵船。已於五月初亂日晚間。開行六隻。餘料陸續起碇北行各等語。𠼤夷既已決計北行。桂良等無從勸阻。自

應趕緊回京。惟夷船雖已開駛。而噶噶嘶尚未起程。桂良等當趕緊知照。告以若徑行駛至天津。則接待無人。諸事無從辦理。不如稍緩起碇。俟我等先行到京。然後換約各事。可以從容商辦。如果該夷酋全數起碇。即著桂良。花沙納。率同段承實並隨帶委員薛煥。等。一併迅速星夜回京。毋稍延緩。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不遵開導。堅欲北行一摺。據稱。𠸄酋噶噶嘶。咈酋布爾布隆。到滬。均不肯與桂良等相見。但堅執進京換約之議。決意北行。咪酋華若翰。亦隨同前往。又稱。𠸄夷兵船。已有六隻。於初九日開行。其餘亦將陸續北駛。本日已諭知桂

良等。即行回京。並傳諭文煜。令其馳赴天津。幫同恆福。辦理夷務矣。各夷船隻如到天津海口。著僧格林沁恆福。即遵前旨。速派明幹委員前往。迎至攔江沙外。向其曉諭。告以桂良等在上海已有照會。告知中國。並無他意。兵船萬不可駛入攔江沙。現在大沽海口。已節節設備。如輕易入口。恐致誤傷。並非官與之為難。反失和好之道。即將來進京時。亦須由北塘行走。至天津由水路進京。並告以去歲天津所定和約。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即使剋時進京。亦須等候桂良等到京。方能互換。為期亦不甚遠。儻該酋不肯在攔江沙外靜候。即用內地船隻迎護。由北塘登陸至津。即著該酋在天津等候。一切

豫備館驛派人護送自當以禮相待仍與言明兩國既係和好互換和約不得隨帶兵船不得多帶從人儻該夷虛放槍礮入口試探使夷船受我誤傷勿令官兵輕舉妄動其一切設備僧格林沁務當先行趕緊妥籌辦理至備辦館驛等事恆福即與文煜商同妥辦可也

又

諭本日據桂良等奏夷酋啫嚕嘶投遞照會聲稱不能在上海互換和約堅欲入京該大臣等擬即日來京請先派大員前往天津經理並稱探聞咪夷兵船已於本月初九日由上海開行六隻等語現已諭令僧格林沁等遵照疊次諭旨妥為籌辦著文

理星夜馳赴天津。幫同恆福辦理夷務。

桂良等又奏。正繕摺間。接據咈酋噶囉斯照會一件。謹另

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

爲照覆事。照得本大臣。前經發咨移會貴大學士去後。昨

准

欽差大臣桂花何段會銜覆文。聞悉換交條約一節。合請貴大學

士追查上年五月十六日。在津定條約內開明文。本約立

定後。以一年爲期。彼此大臣。於

大清京師會晤。互相交付等詞。又據該大臣等來文。自認於二月二十六日。接前大臣額文開。新簡大臣嗜。係專因備踐前言。覲將批諭等件。已經啟程。不日可到。又云。本大臣現離中華返國等語。皆已明示前大臣不得復至上海之理。均宜於貴大學士前。詳為提醒。詎貴大臣等。既悉情由。且據文來所云。在京交付條約。非他人所能代辦。竟以尚有數節。俱為本約所包總者。稱前大臣額。未行盡商為詞。仍以在滬耽延為善。甚至交約限期。僅賸二旬之際。方始發文。內指由陸北上。計期必須兩月有餘。是照和約所定交換之期。又須逾限一月。曉將進京。外在天津接待。及在京

交換條約。均屬無人。故此請本大臣在滬稍緩行期等情。
本大臣早立堅意。志篤真誠。恪遵條約。絲毫不失。夫在京
換約一事。實屬謹誌從此兩國交待。均以新約為例之據。
殿禮綦重。本大臣惟以約為宗。凡列各款。絲毫不可更減。
若備約中數節。尚須先定。酌宜如何辦理。欲稍互交定期。
此本大臣何容任寬乎。總之此次我君主派臣出都。無非
審示順篤友誼之至意。本大臣懔遵溫諭抵滬。理望必以
直諒明達。請進
京師。何意如此推詞耽延。覺似難敦和好之舉。閱悉之餘。心
中難大不安。然而四月十五日。曾經移明應辦之理。本大

臣立意毫不更改。仍擬不日進京。交換條約。並將恭奉御
筆國書。覲呈
貴國
大皇帝展覽後。追查看俗約各款。果有誠願盡行。毫無缺簡之形。
始允出都。設令有涉懷疑之處。則本大臣非釋疑之日。亦
斷刻不暫離。至來文請會商一事。本大臣原無失禮之見。
惟審所由。此次在滬自不便相晤。蓋已決志早日進都。固
無變更。合為言明。再以本大臣曆代大國秉權之柄。所當
崇待之儀。必照大國體制。理宜應得。定意必討。儻
貴國或稍抑其禮。則關繫良非淺鮮。亦合諄諄豫告貴大學

士知照也。爲此照覆。須至照會者。

桂良等又奏。據署理廣東巡撫布政使畢承昭等稱。咲夷吧嗄嚛有照會該衙門之件。欲將前議兵費賠償銀四百萬兩。分作兩款。以二百萬由粵省分期籌交。其餘二百萬兩。另行商酌。勻歸各省關稅扣抵。該署撫當以未奉明文。仍候

欽差大臣咨照到粵辦理等詞。照覆該夷去後。因即鈔錄該夷照會。並原照覆二件。函商臣等酌覈。伏思咲酋現在既未面晤。此事無從會商。其應如何辦理之處。容俟臣等到京。仰

懇

聖明訓示。再與該酋商議停妥。然後知照廣東。及各關口。一體遵
照。以憑覈辦。
硃批。知道了。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現在咦咪唏三國議換和約。或在
上海。或來京城。尚未議定。如其來京。自應照各夷朝貢之
例。給予館驛。以資棲止。本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著順天府於正陽門外東西一帶。查明有無空閒房屋三所。
以備應用。欽此。相應咨行貴衙門。遵於前三門外查明。如有空
閒房屋。不拘書院會館之類。約須五六十間以上至七八
十間者。先行呈報軍機處。以便需用時請

旨遵行可也。須至咨者。

辦理軍機處。為咨行事。據貴衙門咨。遵查龍王堂等處。房屋五所。堪備應用等語。本日經軍機大臣。將原單進呈。面奉

諭旨。著順天府另於京城外偏東附近一帶。查明空曠廟宇房屋三所。豫備應用。欽此。相應咨行貴衙門。遵於朝陽門及東直門外。有空閑房屋如廟宇之類。有五六十間至七八十間者呈報軍機處。以便需用時請

旨遵行可也。須至咨者。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恒福奏竊等於五月十七日午刻正在礮臺駐守據哨船回報見有夷船四隻在攔江沙外游駛隨有小杉板船三隻乘坐十餘人攏近西岸礮臺並有小火輪船一隻隨後駛入雞心灘內用千里鏡在桅桿上打看當即派令武弁改裝易服扮作本地鄉團詢以此來何事該夷聲稱係英國船隻赴京換約該弁等諭以此間並無官員候知會天津各官再行復信該夷允以三日為期令將海口安設木筏鐵戧等項均行撤去方為兩國和好之道並言先到夷船四隻仍有火輪船二十餘隻英咈兩國公使二員提督二員陸續來津等

語。隨即駛回雞心灘外。登火輪船。少時該夷小杉板船又

復乘潮繞越木筏。意圖窺伺。營壘後面。經哨船兵弁阻止。

該夷仍申三日回信之約。並囑撤去一切布置各等語。督

等擬俟三日屆期。即派令委員。遵

旨赴該夷船。剴切曉諭。告以

欽差大臣桂良等。現在上海。爾國仍應赴滬辦理。如不肯赴滬。即

在攔江沙外。守候桂良等來津。互換和約。儻該夷不遵勸

喻。徑將多船闖入雞心灘內。則釁非我開。自難任其狂悖。

惟有遵照前次

諭旨。懾以兵威。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已抵海口。擬俟三日。派員前往曉諭一摺。此次到津夷船。止有四隻。自係昨日桂良等所稱先行開駛之船。其聲言尚有大輪船二十餘隻。亦與桂良等探報相符。該夷船既退回雞心灘外。且尚無多隻。亦不值與之用武。惟當先為曉諭。使知天津設兵。並非為防伊國。實因沿海重地。恐有盜匪騷擾。不能無此防備。爾國亦當體諒我國。不能因兩國和好。即為撤防。現在已准進京。惟須等候大學士桂良等到後。即令由北塘行走。由天津進京。兩不相妨。爾等可先至北塘停泊。靜候公使。如此開導。如其肯往北塘。即著恆福等。派員彈壓。不使登岸。並禁止奸民。暗通接濟。該夷如需淡水食物。不

妨官為應付。以示不疑。俟桂良等到。商量一切。至海口木筏鐵戧等件。既不能撤。則米船出入。亦不甚便。且恐米船進口。而夷船隨後尾入。聽之不可。阻之無詞。將多窒礙。著恒福飛咨山東巡撫。如有續到米船。令其暫在東境收口。勿遽前進。已另有旨寄諭全慶。廉兆綸矣。

又

諭。前據全慶等奏。江浙海運米船。尚有一百數十隻。未到天津。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已到海口。聲稱以三日為期。將海口木筏鐵戧等。悉行撤去。該大臣等。現在派員以理曉諭等語。海口木筏鐵戧。素為防夷而設。斷不能如夷人所請撤去。亦未便

留漕船進出地步。使夷人有所藉口。此時已到米船。全慶等諒已速爲驗收。趕緊運通。其未到各船。自應令其暫緩北上。除已諭令恆福。行知山東巡撫。將後來米船暫留該省停泊外。仍著全慶。廉兆綸。知照崇恩。飭令沿海文武地方官。凡有江浙海運米船過境。飭令於登萊等處海口。暫行停泊。妥爲照料彈壓。俟夷務稍定。再行赴津。不得因急欲蕆事。催令北來。轉致貽誤。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上年八月。新俄羅斯學生進京。共報六十九名進口。旋有赴白城子之俄夷十二名出口。查呈報白城子駐紮俄夷十五名。本年正月。理藩院送俄羅斯人二十二名出口。赴白城子。換該處看守行李之人進

京。撥回俄羅斯八十五名進口。又據理藩院筆帖式呈報
撥送該國習學生三十一名出口。共計白城子應有夷人
五十三名。至於由恰克圖進南之路。庫倫是其門戶。其存
留白城子之俄羅斯。於上年九月。有該夷二人。帶領白城
子輪班看守之正黃旗蒙古兵三名。進口買衣。由值班章
京添派門兵二名。跟隨照料。即於是日出口。又於本年五
月。該夷二人。帶領應值之蒙古兵一名。進口買物。適有由
京馳驛來口。迎接該國使臣之俄羅斯學生。在口住宿。詢
買得米麪等物。一體出口。惟過來道路傳聞。皆謂俄夷有
呈進槍礮之說。以致流言肆起。且近年來該夷出入。隨時

手作圖記開載夷字內地官兵勢亦不能過問且其揮金
以土遊買人心即派蒙古佐領等官以查訪喇嘛為名即
於是日出口切實訪察該處有無槍礮器械現在曾否打
造軍器有無民人影射貿易人數究有若干查明密速詳
報

硃批知道了

辛卯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烏蘇哩口卡官報稱圖
勒密夷目帶領夷人駕船載糧抗行入口上行該卡員攔
阻該夷目揮令人船擁入烏蘇哩江上駛等因又查准署
副都統銀樁博力夷官帶人載糧進口上行又據黑河口

協領報稱盤詰夷人。據稱伊國將軍木哩斐岳幅已在江城商妥。差人進松花江貿易。如何攔阻。再向以理開導。該夷輒怒說上年進松花江。並未滋事。今若再攔。必致滋事。設即開船。並稱不日折回。小船亦要進松花江上游。卡所兵單。夷勢兇橫。又據迎阻石沙木勒幅之員報稱在鵝心河遇上駛夷船。聲稱奉命赴興開湖往勘河源分界。當經正言拒絕。該處不在許借之內。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該夷轉增氣忿。云去歲已在右岸抓吉等處。蓋房數十所。原係和好。代為設防。復向開導。堅執不聽。並有續到人船馬匹。如再攔阻。即欲撕打各等情。查木哩斐岳幅前在黑龍

江城。已有赴烏蘇哩綏芬之説。茲夷酋尚未到卡。而夷目
先已恃强上行。堅稱已回江城説妥。差人貿易。並以上年
已在右岸抓吉等處蓋房爲詞。名爲和好。詞窮則怒。其續
到木哩斐岳幅。更必肆行無忌。除飭富尼揚阿剋即督率
各員。設法開導。並飭各屬嚴加防範。暨咨行黑龍江副都
統。如再有經過俄夷人船。務須辨明前約。一體拒絶。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夷目不遵理諭。帶領人船。進烏蘇哩
抗行等語。據稱。四月二十二等日。圖勒密夷目奇薩羅幅等。分
駕船隻。抗行入口上行。攔阻不理。並堅稱該夷酋已在江城妥
商。差人進松花江貿易。復有上駛夷船。聲稱赴興開湖往勘河

源分界。當向開導。堅執不聽。勢益鴟張。綏芬烏蘇哩河。本非與俄國接壤。前以黑龍江將軍奕山。輕信副都統吉拉明阿之言。辦理不善。業經降旨。將奕山革職留任。並令特普欽將吉拉明阿。拏赴烏蘇哩地方。枷號示儆。諒該酋見此光景。亦可稍知斂跡。該將軍並可藉詞據理拒絕。至興開湖。並無與俄國毗連地界。該處亦不在許借之內。着該署將軍查明進口各夷。是否果係貿易。抑或登岸後。別有滋事之處。儻有開挖河道情事。當告以該處居民不能應允。如必恣意妄行。將來自肇釁端。轉致有傷和好。一面諭令居民。力為攔阻。使該夷知眾怒難犯。當可廢然思返。該署將軍等。惟有據理與之剖辨。不必顯與爭執。或致

滋生事端。至其與民間貿易。亦須暗中禁止。仍嚴密防範。相機開導。以期辦理妥協。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該夷十七日駛入火輪船一隻。停泊雞心灘。至是日傍晚。乘潮退去。其小杉板船。駛越木筏者。悄將較木筏纜繩三根。全行割斷。隨並大輪船四隻。收泊遠洋。不見形影。十八日辰刻。復行駛回。並續到之夷船約二十餘隻。在攔江沙外一帶停泊。未刻。風雨陡作。突有大輪船八隻。乘風潮之勢。直入內河。至雞心灘。安設鐵戧之處。不過半里。臣等當即傳飭各營。安準砲位。點配火繩。恐其徑衝入鐵戧口門。預備轟擊。

仍督飭各營。分班晝夜守候。是夕該夷乘風濤黑暗之中。
曳倒攔江鐵戧四架。內有火輪船一隻。被鐵戧刺傷。擱泊
灘岸。潮退水落。擱淺數日。不能移動。二十日午刻。督恆福
派委同知博多宏武。知縣杜恩祿。前往曉諭。告以總督潘
司。不日即至海口。令其暫候數日。會議一切。該夷聲稱。本
日即欲灣進內河。不能遲緩。攔河之鐵戧木筏。若不撤去。
即自行撤運。以便進船。情形頗為驕縱。博多宏武等諭以
本處團練。不知輕重。恐有損傷。致傷和氣。再三開導。仍稱
未刻必來闖進。是日潮長至夕。而夷船照舊停泊往來。並
未闖進鐵戧。督等惟有日夜嚴防。該夷如敢突入。即行開

歔蟲抵。現在雞心灘下。後連停泊夷船九隻。攔江沙外約計夷船十餘隻。據該夷暨稱。嘆首噃嗜嘶等尚在攔江沙外。奴才等商議。將來奴才恆福督同藩司文煜與夷首會商事務。即於北塘辦理。已飛咨西凌阿將北塘礮營存放礮位。及調防各官兵。概行移至營城。妥為布置。北塘新修營壘。仍令派兵看守。至海運米船續到十餘號。與夷船錯雜停泊。已傳諭令其灣向祁口大口河等處躲避。仍由奴才恆福。飛咨山東巡撫。截留後至運船。奴才僧格林沁督率弁兵嚴守大沽海口。觀釁而動。但使該夷不至猖獗。衝犯鐵錢。自當飭令弁兵等。不遽開放槍礮。以昭慎重。

硃批○覽奏已悉○

僧格林沁等又奏○臣等正封摺間○於戌刻○見該夷小杉板船二隻○駛進礮臺河岸○當派武弁○改裝迎頭攔阻○該夷十餘人○手持器械○堅欲登岸○又改派武弁數名○扮作鄉團○向岸往攔○以助聲勢○該夷始不敢徑行登岸○隨問早間會晤之官員○仍邀見面○該武弁告以官員因爾等出言不遜○已回天津○該夷即出漢字照會二角○交該武弁送投天津道○臣等折閱來文○尚無違悖字樣○即飭天津道孫治○給與回文○阻其上岸○所需菜蔬伙食○擬由臣恆福○遵照

諭旨○送給豬羊米麵菜蔬等物○所有漢字照會○謄一分恭呈

御覽。其夾字一紙。當由 芬等覓遞夾文之人辦出。如有關繫。再行

進

呈。芬等擬於二十一日。派員告以懇贊藩司二十四五日可

到海口。並聞尚有

恩旨。准爾等進京。以安其心而免決裂。

硃批。覽。

咪咭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月初八日。曾經移文照會貴大學士去

後。迄今未准照覆。前據貴大臣等目擊此文在京互換條

約。非他人所可代辦。但交約之期已過。而貴大臣等似仍

並無設法必得依期之形。致本大臣顧此恐將現在上海

河面。實有大輪船數隻。內有一二升豎

貴國旗號者。貴大臣來缺此船前往。尚可於期內先行趕至。

誠屬易事。特為指明。茲已托本國水師軍門。合親領本標

軍船。徑赴天津河口。先以本大臣暨大佛欽差大臣亦不

日即到之信。豫為通知直省官憲查照。業已啟程北上。惟

本大臣於未離滬之先。再以如此舉動。一切按約絲毫不

爽。若由

貴國自與和約。或遺不善之處。專為

貴國是問。理合重中言之。為此須至照會者。

恆福又奏。等恆福更有請者。等自三月二十四日。到津接
印後。兩月之間。來往津沽。隨同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辦理防務。於籌畫布置。堵禦機宜。漸覺
熟悉。惟夷務情形。從前歷屆辦理章程本末源流。等向未
知悉。即上年桂良等。在天津時。如何定議。赴滬如何與商。
等亦皆茫無所聞。誠如
聖訓。均係桂良等一手經理。此處無人深悉底裏。現在桂良回京。
尚無日期。雖派員諭令該夷守候。而夷情桀驁不馴。斷不
肯安心靜待。若等即行接見。該夷言語既不相通。性情又
難揣度。深恐與桂良等原議不符。轉生枝節。撫馭大局。一

經貽誤。關繫非輕。再四籌思。不得不藉資熟手。查武備院

卿明善於上年七月奉

旨與桂良花沙納等赴上海。辦理夷務。本年甫行回京。其中底

細。與桂良等講求甚熟。自可妥爲與商。撫綏夷衆。俾芬與

僧格林沁。即可專心防務。以備不虞。相應請

旨飭令明善。迅速兼程來天津海口。專辦撫局。至一切飭備館驛

派員護送等事。芬自當與文煜商同妥辦。總期以理相待。

上副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船陸續駛進海口。適旨曉諭情

形。並恒福片奏請飭明善米津等語。此次該夷等為換約而來。
難陸續駛進海口。經派員曉諭後。尚未闖進鐵戧。據稱。嘈嘈嘶
亦在攔江沙外停泊。並當加意嚴防。不值與之用武。致令藉口
挑釁。明善雖曾隨同桂良等赴滬。究非上年天津原議之人。一
切機宜。未必盡能洞澈。且恐一與夷酋見面。必至不肯耽延。速
其進京之請。本日據桂良等奏。嘆酋等於本月十三日。起碇赴
津。該大臣等亦於是日率同薛煥等馳驛回京。但能少待時日。
即可俟桂良等來津辦理。僧格林沁等當告以桂良等回京消
息。令移泊北塘口外。靜待經手人到。互換和約。如堅執不聽。著
妥為開導。再令伊國換約之官員。由北塘到津靜候。並著恒福

文煜與其約明。不准隨帶多人。執持軍械。驚擾民人。方合和好之意。並告以議和並非用兵。所有該國提督及帶來兵船。均不可登岸。庶彼此均可信心。即日文煜到津。著即前赴北塘與嗜酋相見。言明一切。其由北塘到津。夷官之館驛日用。自應官為給辦。即在外江停泊之提督等。應須菜蔬食物等件。亦當派員在彼。一體酌給。免致上岸滋擾。並勿令與民人交易。僧格林沁仍飭兵弁嚴守大沽海口。勿遽開槍礮。以顧大局。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於拜摺後。又飭護理蘇松太道吳煦。向哮嚈嘓密商。仍欲希冀轉圜。再為設法計勸

阻。儻萬不能挽留，即告知該夷稍緩行期，約計臣等到京之時，該夷再行起碇，則海運米石可以驗收完竣，免致掣肘。且臣等到在該夷之前，一切招呼接應，究與生手不同。詎料該酋因哱嗪咽不肯隨同北去，並疑其有代中國出力之心，無論如何向說，疑團牢不可破，不但去志已決，並即催令兵船速行起碇，殊為可惡。尤是臣等慮及咪夷北去，恐仍暗中作祟，是以密令到道等設法將該夷留在上海，勿令隨同嘈酋北往。今嘈酋到滬，果約咪夷北行，因其不肯前去，是以伊言亦不願聽。臣等探聞嘆酋所帶兵船二十餘號，雖稱共兵四千，實在祇有一千五百之數，且其

中真正夷人不過數百餘多沿海居民其兵船連日現已陸續開行並聞[口普]嚕嘶即於十三日由洋涇濱起碇直赴天津咈咪兩酋均聽唊酋爲轉移唊酋既去則兩酋亦必不肯少留臣等見事機促迫祗得仍遵前

旨帶同臬司薛煥及隨委各員一併馳驛回京即於本月十三日由上海啟程臣何桂清亦於十三日同時起身仍回常州防所藩司王有齡因有立需籌措之款業經先期兩日回蘇

硃批知道了

桂良等又奏正繕摺間接據[口普]酋照會一件另鈔恭呈

御覽。自該酋到上海後。疑臣等阻其進京。其勢甚為洶洶。與前嘆酋大不相同。且恐臣等趕不到京。必至有誤定期。雖告以無論何時換約。仍與一年之內無異。亦復執意不從。現聞該夷兵船。已有駛至天津者。務懇

皇上格外

天恩。簡派大員。前赴天津。妥為辦理。勿令該夷得所藉口。轉致另生枝節。以全議撫大局。

硃批。知道了。

壬辰。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使欲遣伊格那提葉幅進京。當即行知該國。務將該使臣由何處

啟程之處。先期聲明等因去後。茲據文稱。該使臣並隨帶官兵。於五月初四日啟程等語。嗣於五月初八日。該俄使等。來至庫倫。並呈送禮物。再三懇祈收納。當即加倍送與回禮。留駐數日。伊格那提業幅等。共十七人。派出蒙古台吉。於五月初十日。護送赴京。所有該國寄京物件。轉送理藩院外。其來恰之瑪雨爾。照例賞綢緞瓶茶遣回。

硃批。知道了。

德勒克多爾濟等又奏。向來俄羅斯有寄京物件。輕小者隨同揹差運送。重大者附貢差領催運送。各在案。茲議定條約。運送物件。定有限制。查領催額數無多。差務較繁。若

照係約一年四次運送物件。不惟人數不敷差委恐亦不
能按照定限。嗣後可否改派蒙古官一員。由賽爾烏蘇至
張家口再另派員送至理藩院。

硃批。依議。

甲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二十一日。有
夷人乘坐小杉板船二隻。前來礮臺前遊駛。意欲登岸。經
弁兵攔阻。該夷稱係來取照會回信。當即告以天津回信。
尚未到來。該夷臨行時。諄囑將攔河鐵戧等物撤去。如不
撤去。該夷提督自行帶人拔取。少時奴才等隨派武弁。持天

津道照會回文。前往夷船投遞。該夷提督出船面見該弁。復按照會內大意。告以總督藩司二十四五日可到。豁其詞色。尚無十分桀驁。而船桅上悉懸礮位。似已豫備用武。該夷隨派通事益甘乘船前來。人投遞照會天津道漢夷文字各一件。旋即駛回雞心灘。二十三日巳刻。通事益甘復來船至礮臺下。聲稱各船今日並退外洋。一二日再進口灣泊。並囑天津道如有照會回文。徑送外洋。詢以係何緣故。該通事聲稱不知。該船旋即撤退。仍餘一隻。停泊在雞心灘外。其舊停泊攔江沙外各火輪船。又與退出之船偪近攔江沙排列攏泊。夷情詭譎。不易揣測。誠恐故作緩

封。使我疏懈。乘潮闖入鐵戧。奴才等惟有督率各營官兵。加意嚴防。不敢稍涉大意。自十七日夷船到後。飭令官兵。在暗處瞭望。礮臺營牆不露一人。各礮門俱有礮簾遮攔。白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鼓。每遇潮長。每營撤去橋板。各項官兵不准出入。該夷火輪船八九隻。在鐵戧外游駛。意在乘間闖入。屢在船桅。用千里鏡打看。止見營壘數座。不見礮位官兵。其小杉板船。每到河邊。必詢礮位多少。鐵戧鐵鍊木筏之外。有無別項物件。並云。聞得奴才僧格林沁現在海口各等語。該弁兵等答以不知。令其無從捉摸。該夷閒在攔江沙外一帶。閒放空礮。尚不敢近駛。察看夷情。蓋

因不知官兵虛實。又疑內河層層布置。冒險而來。恐受懲創。是以相持日久。未至驕逞。奴才僧格林沁駐守礮臺。晝夜嚴防。不敢稍有疎懈。復查該夷文內有北河字樣。奴才恒福擬先發給照會。即以北塘為北河海口。豫備該夷行走道路。仍屬專候桂良等到京。准其赴京換約。本日已由奴才等咨催桂良等迅速行走。兼程來京。與該夷會晤。惟該大臣等。曾否在滬啟程。目下行抵何處。均未知悉。應請

旨飭下該大臣等作速回京。以免日久耽延。致生枝節。北塘本有提標官兵五百名。通永鎮標官兵三百名。北塘營本標兵三百名。現在撤令夷人由此進口。自應撤退以示不疑。已

飭該署鎮李志和除酌留兵丁數十名看守兩岸礮臺其餘前項官兵與一應礮位均令星速撤往營城駐紮歸西沽阿統帶查海口北岸新河地方距北塘較近著恆福擬於二十四日駐紮新河以便會同文煜就近照料一切惟於羈縻之中仍寓防範之意著僧格林沁現撥巡捕營火器營兵各一百名又駐紮雙港之哲里木盟昭烏達盟馬隊各五百名一併調赴新河隨著恆福駐紮彈壓其夷人需用食物已遵

旨飭天津道備辦派員即由北塘出口送至夷船惟該夷能否守候桂良等尚難豫定候續有情形再行馳報其二十二日

辰刻。天津道與該夷照會一件。同時接到夷人照會一件。

均照錄恭呈

御覽。至夷字文書。已交熟悉夷文。去年留交天津縣收管之廣東

人黃惠廉譯出。係與漢字照會一樣。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近日情形一摺。並將照會繕

遞。覽奏均悉。夷船於攔江沙內外往來游駛。近日雖移至外洋。

未露桀驁情形。而該夷反覆無常。難保不肆其悖悍。設竟欲闖

入內河。該大臣仍當示以鎮靜。派員諭以上年所定和約。中國

既許以互換。決不肯食言。致有更變。惟大沽海口不能行走。設

竟無理闖入。以致誤有損傷。中國不任其咎。並諭令該夷等移

泊北塘。靜候噗酋等到後。與桂良等熟商辦理。至噗嚕嘶。本月十三日在滬啟程之說。本日據桂良等奏稱。該酋船隻改於十五日開行。三國共有二十七隻。該酋是否實已潛至攔江沙外。自應確加探訪。前據恒福奏請派令明善前赴海口。當經諭知不令前往。今知發遞舛錯。未經接到。本日已將此件寄諭軍機處先由五百里遞去。該大臣等奉到後。即遵照妥辦。恒福現在新河。即可督同文煜就近照料。自無須另行派員。桂良等於十六日尚在蘇州。即趕緊遄行到津。尚須時日。噗嚕嘶到海口後。總須令其靜候桂良等到津。儻該酋不願在洋守候。可告以換約係屬和好之事。本不應多帶兵船。此時既准其由北塘赴

津○設或隨從多人○攜帶器械必致民情惶駭○滋生事端○所有換約官員人等○至多不過二十人之數○沿途備辦供給○必當盡禮○既為議和而來○中國總以誠信相待○斷無疑慮○上年咲酋亦曾到津○當時委員內○如有認識該酋之人○即可派令同為委員○以便辨認該酋真偽○該夷雖性情詭譎○此時既與議和○但當以誠相感○使其深信不疑○以免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臣等臨行之際○先飭候選知縣黃仲畬○向咲夷嘁㖠嗎○再三勸諭○令其仍留夷酋嗜嘈嘶在滬稍候○如果前赴天津○務將兵船寄碇攔江沙外○又

飭護理蘇松太道吳煦。再令哮㖠嘓。向該夷蕭婉耕開說。
茲於十六日。行抵蘇州舟次。接據吳煦稟報。聞之不勝憤
懣。謹將原稟鈔錄恭呈
御覽。復查夷人之必欲進京換約者。實因從前廣東所換之約。未
經進
呈。該夷前在粵城。檢得舊約。是以無論如何開導。決不肯信。
又聞天津業經釘樁設兵。謂我決不准其到京換約。而臣
等又在上海勸阻。所疑愈覺堅確。臣等前懇
皇上格外
天恩。另派大員先爲經理。非敢藉端推託。置身事外。實因夷性褊

急。萬難開導。必得天津有人接待。庶可以破其疑惑。設該
夷肯俟臣等回京。固属盡善。否則既有人在天津。縱彼不
能姑待。定欲如期換約。亦可不致遲誤。若該夷必欲面見
皇上。呈遞國書。可告以向來國書。均係派人接遞。去年咪唎㗋在
天津曾辦有樣。且條約內。亦並無面遞國書之款。此層必
須議明。方可令其進京互換條約。既換之後。該夷疑團已
破。或易覊縻。否則其意甚執。斷非口舌能爭。臣等仍當趕
緊回京。決不敢稍存諉卸之見。惟自五月以來。咈咪兩國
夷酋。經臣等好言安慰。已無異說。而啨噌嘶詭譎非常。與
前顛酋大異。儻不與彼約法三章。俾得帶兵趾進內河。竊

恐難制。此時該酋已到天津。若無大員經理。將來俟臣等到後。即或與之約定人數。准其進京換約。該夷酋未必不更有異辭。但能不誤五月二十五日之期。或者不致別生他故。臣等未嘗不思迅速趕到。無奈時已過遲。萬趕不上。現在咲夷情急。難通商量。實不敢不據實直陳。恐有貽誤。關繫非淺。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有北駛消息。諭令桂良等如果夷船悉數起碇。即率同殷承實及委員薛煥等。星速馳回京師。本日據桂良等奏。啟程後續探夷情各摺片。覽奏已悉。桂良等於五月十三日。由滬啟程。十六日尚在蘇州逡次。而該夷兵船。陸續到

津者已屬不少。節據僧格林沁等奏稱。英船有偪近攔江沙停泊者。情多詭詐。照會亦多桀驁。現派恆福文煜辦理此事。示以誠信。令其駛泊北塘。靜候桂良等到京換約。以為暫時羈縻之計。但恐夷人不能久待。此間無熟悉情形之人。可以另派辦理。殊形棘手。該大臣等接奉此旨。務即星速兼程前進。不可再有羈遲。致令英人有所藉口。設桂良等不能全行速到。亦必先到一二人。即赴天津。向其開導。方為妥協。至所稱入京朝見一節。該夷在津。及所來照會內。並無此言。自無庸先與置辯。其咈咪二國。欲自辦稅務司一節。亦尚未經說及。皆須俟桂良等抵京後辦理。較有把握也。

乙未。山東巡撫崇恩奏。准登州鎮來咨。五月初八九等日。有夾板夷船七隻。分泊寧海州之崆峒島。福山縣之之罘島等處。查明船內均係洋貨。並非兵船。又准咨稱。十三日申刻。蓬萊砣磯島外洋。瞭見大輪夷船二隻。十四日辰刻。又見大輪夷船二隻。均由東南大洋。向西徑行駛去等因。查該輪船向西行駛。自係前往天津。其在東停泊船隻。雖係貨船。而該夷意在通商。亦難保不隨行北上。更恐在後船隻。又復源源而來。仍飭屬一體瞭探。查明停泊夷船。催令趕緊南下。

硃批。知道了。

丙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羈逆夷連日桀驁情形。不堪縷敘。督臣恆福馳赴北塘時。曾經照會該國公使。前往會商。該夷置之不理。再三來言。總以攔河諸具。限時撤去為詞。二十四日夜。該夷以小杉板船。駛入鐵戗內。用炸礮轟斷攔河大鐵鍊二根。大棕纜一根。適與哨船相值。即使駛回。該弁兵等亦未施放槍礮。隨仍將鐵鍊接繫穩固。照舊橫攔河面。二十五日辰刻。該夷火輪船十餘隻。排列鐵戗口門外。又傍南岸礮臺下。駛入火輪船三隻。直偪鐵戗。旁以數人鳧水。用絲繩繫鐵戗前柱。而引其端

於該夷船尾。另以一船輪遞更之。一二時之久。拉倒鐵戧
共十餘號。其排列多船。皆豎紅旗。立意啟釁用武。驕悖情
形。實難容恕。惟念兩年撫局。一經開礮。則局勢全變。仍復
隱忍靜伺。以懲該夷之驕。而蓄我軍之怒。正在相持之際。
復派員持天津道照會。前往曉諭。該夷不准投遞。竟將合
船蜂擁直上。衝至第二座礮臺。直撞鐵鍊。兩次皆被攔截。
不能逕越。該夷即開礮。向我礮臺轟擊。我軍憤怒多時。勢
難禁遏。各營大小礮。倍環轟擊。擊損夷船多隻。不能行
走。餘船皆豎白旗。起碇下駛。仍復繞至破船。復向礮臺轟
擊。直至日夕。未嘗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餘隻。滿河游

駛。其向後十餘隻。徑行攏泊南礮臺河岸。該夷步隊一併上岸。排列濠牆以外。當即加派鎗礮鳥鎗各隊。前往策應。連環轟擊。該夷不敢徑越濠溝。均向葦地藏伏。暗施鳥槍。似此兇悍。實堪髮指。奴才等惟有督率軍士。竭力堵禦。以冀

上伸

國威。下紓民望。奴才恆福本在新河駐紮。一聞礮聲。即督率馬步各隊官兵。馳回大沽。以作後路聲援。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人先行開礮。官兵擊毀夷船情形一摺。夷船不遵理諭。闖入內河。向我礮臺先行開礮。官軍憤怒。列礮環轟。將該夷船擊損多隻。此係夷人自行啟釁。不得不

示以兵威。惟該夷既豎白旗。仍復擲戰。並有步隊上岸。藏伏葦
地。施放鳥槍等事。僧格林沁仍當嚴督將士妥為防備。儻該夷
心生畏懼。不敢仍前擲戰。即該夷仍駕船游駛。抑或拔弃鐵戧。
稍有騷擾。斷不可先行開礮。致使夷人開礮。再行轟擊。以顧全
局。儻該夷來遞照會。僧格林沁斷不可接收。亦不准向其見面。
撫局著責成恒福。文煜。妥為辦理。現雖用武。著恒福等。派委妥
員。或令天津道行文該夷。詰以既為換約而來。並已許其進京
互換。是中國已屬盡情。毫無他意。何以反先行開礮。肆行騷擾。
是伊先自背約。並非我之無信。儻該夷自知理屈。得有轉機。恒
福等即可告以桂良等。尚未到京。伊等或在攔江沙外停泊。或

在天津等候。總須桂良等到京後。方可互換和約。至噆噆嘶是否實已到攔江沙外。此次兵船接仗。是否止係𠹌夷之人。抑有咈咪等國在內。著僧格林沁等設法查探確實為要。北塘海口原設官兵。前據該大臣奏稱。移往他處。此時既已接仗。則各海口均應嚴加防範。著飭李志和。仍統原帶各兵。前往北塘。駐守礮臺。實力防堵。惟不可先行開礮。自我啟釁。違令者必治其罪。盛京海口。已諭令玉明等。嚴行防守。其山海關地方。即著僧格林沁。嚴飭格綳額等。實力防堵。無稍疏懈。前調赴山東之綏遠歸化城兵一千名。本日據崇恩奏。山東民團可用。兵力已厚。毋庸前往。現已諭令成凱等。將此項官兵。派往天津防所。俟抵津

後。即交僧格林沁訓遣。

又[illegible]

諭。夷船現抵天津海口。本日據僧格林沁奏稱。該夷不遵理諭。闖入內河。先行開礮。官軍開礮轟擊。攻毀夷船多隻。大獲勝仗。天津既已用武。奉天田莊臺兩岸礮臺。並著增慶景霖督飭在防官兵。嚴密設防。仍勿先開槍礮。如夷船闖礮駛入。不得不回擊以拒之。著飭沿海口岸弁兵。一體遵照可也。

僧格林沁等又奏。竊[illegible]等於二十六日寅刻。督將逆夷連日猖獗。不遵理諭。終日鏖戰各情。奏明在案。該夷步隊。直偪南礮臺濠溝。廝戰至夜。我軍用擡槍鳥槍。連環轟擊。該

夷紛紛倒地。其藏匿葦間者。尚千餘人。伏地搶進。不辨追近。我軍以火彈噴筒擲之。每火光一亮。瞥見該夷。即排施槍礮。對準開放。該夷術窮力盡。不敢戀戰。向船逃竄。我軍至天明始行收隊。沿河夷屍堆積。除該夷拉運上船外。尚餘一百數十具。並洋槍四十一桿。及隨槍器具。夷人什物多件。又有三板船三隻。闖入淺灘。內夷兵一人。蹲伏船內。為我軍擒獲。並由灘岸生擒夷兵一名。訊據供稱。一係喚人。一係味人。並係開仗時。從攔江沙外。乘坐小杉板船。調集應援者。詢稱此次上岸夷兵。約共一千五六百人。死者甚眾。其當先大大輪船一隻。即係喚酋提督赫某坐船。該

酋因坐船桅桿被礮擊折。打傷右股臥在牀上。不能轉動。挑釁接仗。盡係該酋主意等語。又恒福派員看守。以為將來由示撫綏之地。查二十五日。與該夷接仗。共火輪船十三隻。我軍轟擊。有直沉水底者。有桅桿傾側不能移動者。僅有大輪船一隻。駛出攔江沙外。餘皆受傷。不能轉駕。該夷礮勢如雨。向我轟擊。礮子之大。有重五六十觔者。火箭炸礮。絡繹齊施。幸礮營圍牆深厚。尚足抵禦。而各礮臺口門。適當夷船。與之相對轟擊。滿漢各營兵弁。陣亡三十二名。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海口左中營都司奇車布。正白旗烏槍護軍校塔克慎。千總王世敬。把總

張文炳○並以接仗奮不顧身○中礮陣亡○應請照例○分別給

予

恩卹○查史榮椿勤能幹練○忠勇性成○屢著戰功○副將龍汝元○樸實

勤慎○辦理營務○始終無倦○此次辦理海防○能細經理○未嘗

一刻休息○所以能辦有成效○該二員之力為多○並以親上

礮臺○督率兵勇○奮擊夾船○一時殞命○殊深痛惜○應請

皇上天恩○從優給予卹典○並於直隸○天津○並原籍地方○建立專祠○

以慰忠魂○其餘陣亡受傷官兵○由奴才等○分別給予卹賞銀

兩○以昭激勸○至此次接仗一晝夜之久○各軍奮力堵禦○戰

氣百倍○實堪嘉尚○當由奴才等○從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

別獎賞鼓勵。其各出力員弁。可否由芬等擇尤保奏。出自
皇上恩施。該夷經此次挫折後。必以報復為名。調集廣東上海各
兵船。再圖窺伺。所有損壞各礮臺。即時查明趕緊修補。礮
位亦間有震裂。及經夷礮擊毀者。應請
敕下京局所造銅礮數尊。趕緊造成。陸續解赴大營。以使更換安
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早間據僧格林沁恆福奏夷人先行開礮官
軍回擊。傷損夷船多隻。當經諭令該大臣等探明嘀酋曾否到
來。設法開導。為勦撫兼施之計。茲復據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
仗各情形一摺。夷人船隻。不遵理諭。闖入內河。於本月二十五

日。先行開礮。官軍亦開礮回擊。該夷船隻受傷。仍未肯退出。並以步隊搦戰。經官軍擊斃數百名。生擒二名。餘俱逃竄回船。夷船入內河者。共十三隻。惟一船逃出攔江沙外。餘悉被礮擊傷。不能駕駛。該夷兵頭赫姓。亦被礮傷。艙不能轉動。夷人狂悖無理。經此次痛加懲創。自應知中國兵威。未容干犯。該將弁等協力齊心。大獲勝仗。實屬異常奮勇。所有在事出力將弁兵勇。著僧格林沁。即行查明保奏。候朕施恩。並准其先於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獎賞。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身先督戰。奮不顧身。致被礮傷殞命。實堪痛惜。史榮椿。龍汝元。均著從優議卹。並於直隸。天津。及各該原籍地方。建立專祠。其同

時許七公海口營都司奇車布正白旗烏槍護軍校塔克慎于總兵世敬把總張文炳並著照例分別議卹以慰忠魂至該員為國捐軀遽受大創自應體卹落赫首業已受傷無可與之理論嗜嚐嘶此時是否在攔江沙外即著恆福等探明該酋作何動靜儻以赫酋犯順為非即可乘機理諭派妥員詰以何故先行開礮背約起釁並非中國失信與其悔悟轉圜以全撫局此事如有可乘之機恆福等切不可失是為至要至夷情狡譎來則報復亦在意中所有損壞礮位及礮牆等均著即行修整並嚴飭弁兵加意防範所需礮位已飭八旗漢軍速撥武成永固礮八尊剋即解往應用矣所有直隸提督已簡放樂善其大沽

協副將員缺。即著以遊擊徐廷楷補授。

又

諭。前因山東曹單一帶。需兵防堵。諭令成凱。桂成。於綏遠歸化兩城。備調天津防兵內。各調撥五百名。馳往山東單縣一帶。擇要駐紮。茲據崇恩奏稱。曹單民團甚多。兵力已厚。無須添兵等語。著成凱。桂成。將前次調撥官兵。配齊軍裝器械。仍交桂成管帶。迅速啟程。徑赴天津。交僧格林沁調遣。無庸前往山東。

又

諭。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不遵理諭。已闖入天津海口。先行開礮。我軍奮勇轟擊。損壞夷船多隻。餘船皆豎白旗。仍有夷兵

登南礮臺河岸。一經轟擊。皆向華地藏伏等語。該夷既肆猖狂。登萊一帶海口。亦須嚴密防範。但勿先行開礮。自我啟釁。著棠恩密飭沿海文武各員弁。加意嚴防。勿稍鬆懈。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據委員等回口面稟。出口密訪。至白城子護軍校鄂凝家中。向伊詢問。據稱將牛羣牧副吉里克傳來。可知細情。即將吉里克傳到。據稱。白城子地方。向有土城舊基。約廣三四里。四圍平地。約有數十里。再遠盡係土山。該夷就城基之外。南面有居牧村。雖破二三里居住。去年俄羅斯換班學生官兵。共有七十餘人。除進京學生官兵外。留住之人二十名。蒙古包五架。行李車一百

餘輛。馬四百餘匹。牛七十餘頭。羊三十餘隻。馬匹牛羊。均

在那林果勒地方牧放。並有白城子居住俄囉斯人。就查

驗牧放之便。前往布爾噶素泰渾臺。採聽伊國出派大員

何日到口之信。其俄夷每日與食。俱係伊等運送乾餅。內

有識人熟悉打牲。每日帶鳥槍等器。打黃羊飛禽充食。並

無民人與之交易。未見其有大礮。及置造器械之事。惟其

人均有鳥槍一桿。刀一把。現在自做四輪車。以備裁運行

裝回國之用。由京換出官學生。共三十一人。所用蒙古包。

八架。該夷由京帶來物件。俱有皮包。不知均係何物。每日

居住。尚屬安靜等語。覈其所稟人數。與出入冊檔不甚懸

硃○此次該夷換班學生○未逾定期○人役祭數較異○雖現在查無別項情形○仍應隨時嚴防該旗○小心經理○

硃批○知道了○

慶的人奏○此次俄羅斯差員赴京○似與往屆不同○當即派出驍騎校玉山等○先期豫備○俟有確信○即時出口前往護送○俟該使臣等進口後○隨時妥為照料○一面行令口北道霸昌道○宣化鎮○轉飭該地方文武各官○將應用之館舍飲饌等項○認真經理○並劄飭代理張家協副將○豫派弁兵○該俄使進口後○親往稽查○以肅政治而免滋事○其臨行時護送出境等情○均飭劄各處○嗣據理藩院咨派護送進京之

達米林扎布。伴回賽善到口。又准理藩院咨開。據俄羅斯使臣至業羅幅斯奇遣人呈報。所有回本國陳班將生賽善。現在張家口。等候伊格那提業幅。惟伊亦係應回本國之人。俟伊克那提業幅到口。即前赴白城子地方。會同陳班人等。啟程回國。請將賽善所寄之信。轉寄伊手收領。咨行前來。當將送到夷字紙包一件。劄交張家口管站部員。轉交該夷賽善。取有收領字據。咨覆理藩院在案。今據派往迎護之驍騎校等面稟。該員往迎。中途見俄使等。適有由白城子往迎之俄夷。一同進口。旋據管站部員報稱。該使臣等。現定進京十四人。其由口至京之伴送官員。由張

家口管站部員出派。至在口駐候之賽善。將來出口時。亦已傳知揀派該管蒙古官員。送赴白城子地方。與理藩院出派送往恰克圖之筆帖式等。會同該處前後駐守之俄夷。一同回國。

硃批。知道了。

丁酉。署吉林將軍特普欽等奏。據署副都統當尼揚阿置備糧船。督率弁兵。即日啟程前進。適據巡防黑河口協領報稱。據屯力上口卡員採報。見有火輪船到卡。不容登船查驗。向其查詢。是否木哩斐岳幅船隻。該夷船駛如飛。並不答話。該官兵尾隨百餘里。詢之徐爾古居住夷人。聲稱

火輪船上。係木哩斐岳幅。由東海赴上海有事等因。又據驍騎校經文岡新等報稱前因黑河口夷人。來城貿易。竭力勸阻。堅不折回。署副都統富尼揚阿。因木哩斐岳幅已先期赴卡。果否竟赴東海。尚未可定。且該夷前有火輪船亦要進松花江西上之語。撒將城中備防事宜。料理妥協。再行啟程。一面探聽木哩斐岳幅實在消息。一面迎阻續來西上之小火輪船。免其深入。該署副都統。據呈卡弁兵報稱前由黑河口。來城貿易之徽卜勒幅等。扶有迎接木哩斐岳幅之火輪船。闖入松花江西上。一經開導。輒手持雙桶鳥槍。並身帶腰刀。喝令夷眾拉縴前進。雖惟以善言

開導。而該夷轉行桀驁。微卜勒幅來船。已抵近城之胡爾哈河。該署副都統。隨帶同官弁兵出城。在西江東岸。喚上該夷。以理詰問。該夷答稱。中國以俄國通商。在庫倫多年。江省已許通商。准其來三姓收買牛馬。並赴阿勒克吉林伯都訥甯古塔琿春等處貿易。現有木哩斐岳幅票照。何至再四不讓進城。不日伊國尚來無數人船。儻動干戈。豈不有傷和好。木哩斐岳幅已赴上海。如若不准各處貿易。就給回頭字樣。木哩斐岳幅到津。另有分辯。該署副都統隨以通商係在江省。尚未議妥章程。且原換條約。並無吉林等處之語。況吉林各處。亦均無牛馬可以換貨。該夷復

說。如俱不貿易。必要回頭字據。隨又答以木哩斐岳幅票照。僅止由黑龍江松花江下駛。各卡放行。並無准由松花江來城貿易之語。不能再給字據。既係貿易之人。當知禮法。務迅速回行。該夷始而答應。繼而反復。仍欲駛赴各處。詞窮口啞。番言多不可辨。並堅候伊國人船到時。方能旋返。該著副都統飭將三人暫行羈縻。且恐果有續來人船。一面將城中團練兵丁。整頓密防。嚴禁城鄉人等。不准擅與交涉。並確探木哩斐岳幅消息。酌量進止。督飭前派各員籌辦各等因。查該夷虛實難測。節經派員渡江向該夷再三開導。不准擅赴吉林三姓等處。行駛貿易。並不准在

烏蘇哩綏芬等處。遂意展占地方。該夷官一味狡執。不遵理諭。詞窮則以木哩斐岳幅推諉。語多狡強。暗藏挾制。

硃批。與恭親王等同看。該夷既要字據。莫若因勢利導。俟其抵津後。再與辦論。或可挽回。王等酌之。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等奏。夷酋恃強過卡。並貿易夷人不遵理諭一摺。據稱。俄夷火輪船隻到卡。不容查驗。官兵隨至衛集地方。詢之徐爾古居住夷人。稱係木哩斐岳幅帶領大官八員。由東海赴上海有事。並由黑河口。至三姓貿易之徼卜勒幅等。強行闖入松花江西上。一經開導。輒恣意橫行。並稱如不准其貿易。木哩斐岳幅到津。另有分辦等語。該夷酋既有到津之說。該

着將單筭當告以天津現在設防爾等如欲到彼須先給我等照會以便或奏或咨爾等到彼時方有人出來接待講話看其如何答覆如該夷不過虛言並非實欲赴津亦不可先與提及反似招之使來也至徹卜勒幅夷船行抵胡爾哈河後富尼揚阿以理詰問該夷欲給字據該署副都統據理駁斥辦理尚屬得體著即確探木哩斐岳幅是否欲赴天津並剴切曉諭該夷不准在三姓等處貿易一面督飭團練兵丁嚴密防範禁止居民不得與之交易是為至要

戊戌直隸總督恆福奏伏查辦理外夷事務本與攻剿逆匪大相懸殊是以撫馭懷柔為歷來禦夷之策然必彼此

以禮相接○方免決裂而通和好○此次該夷自到海口○即遣

夷人前來知會○將一應攔河防具○盡行撤去○該弁兵等○告

以

欽差桂良等在上海守候半年○何以不赴上海○該夷答以止知遵

照上年議定之言○來京換約○不知桂良在滬之事○該夷接

瑨照會天津道○催撤防具○語意亦大略相同○迨由該道○派

員送給菜蔬食物○彼則一概不收○嗣由 奴才給嘆商啃啃嘶

照會一件○派易州知州李同文○北塘汛千總任建升○送至

夷船○文內僅言奉

旨准其由北塘赴京○尚未提及不得攜帶器械○及官員人等○至多

不過二十人之數等語。乃該酋竟不收受。並將文內貴國欽差字樣。圈出挑剔。應雙擡書寫。且止與該夷漢文正使喴嘍嗎名片一紙。內有即入天津郡城之語。該夷人向委員李同文等告知。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其跋傲無禮之狀。不堪悉述。竊伏思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辦理海防以來。晝夜辛勤。殫竭誠慮。今年正月。又親至海口駐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無間。勞瘁至今。所有木筏鐵鍊等件。層層布置。本擬令該夷知所畏懼。其船停泊攔江沙外。然後再行開導。令其向北塘行走。而該夷一刻。即入攔江沙停泊。至雞心灘近偪鐵戧。經僧格林沁隱忍以待。該

夷人又欲斬梭纜○擊倒鐵錢○我軍仍不肯先行開礮轟擊○乃謀夷於二十五日○連檣而來○向內直駛○臺開大礮○意欲搶上礮臺○此時若再遲疑○則礮臺營壘○悉非我有○又蹈上年覆轍○寧是日在新河○一聞礮聲○即督帶馬步各隊○於槍礮如雨之中○馳入營盤○與僧格林沁相晤○督兵奮擊○自未至亥○夷礮火器炸礮○絡繹不絕○勢甚猛烈○以致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同時中礮殞命○並陣亡官弁兵丁三十餘員名○夷情猖獗○至於此極○夫和戰兩端○原難相提並論○和與戰分別辦理○方免臨時跋涉游移○且天津重地○近接

京師門戶之防較他處尤關緊要該夷又復貪得無厭得步進步今日允撤防具明日必至全讓礮臺不獨僧格林沁奉
命設防難以聽其狂悖即爾等以地方之責亦難於夷船直駛之時任其登岸槍礮不行回擊此二十五日之戰皆由該夷人肆意妄行使之不得不戰不能不戰之實在情形也爾等受
恩深重未報涓埃何敢以向不熟悉夷情藉詞推諉惟因生性愚直深恐有誤事機是以有飭派明善來津辦理夷務之請乃發摺後該夷人照會不接食物不收北塘又不肯行走是與爾等已成決裂之勢直使人無

法理諭無從撫馭況既云互換和約何以人帶兵船即使
不走北塘亦未始不可另再撥議又何以言欲接仗其為
驕傲猖狂有意尋釁已可概見在僧格林沁係奉
旨特派專辦防務於夷船闖進不得不懾以兵威原屬正辦而將
宸衷
諭旨飭令妥為照料自應仰體我
皇上聖德如天含容無外定轉設法將撫局保全無如該夷人
桀驁不馴既不能以誠信感孚亦不能以言詞開導以致
猝然用武實切悚惶竊思待外夷之法應和則和應戰則
戰總須察看夷情隨時相機辦理目前大局夷人既經挫

折。稍斂兇鋒。若派員趕緊來津。專辦和議。或能辦理較易。
亦未可知。可否仰懇
皇上格外天恩。迅派重臣。由驛馳赴天津。辦理夷務。於全局實有
裨益。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夷情桀驁。難以就撫。請派大員辦理一摺。
此次夷船闖進海口。先行挑釁。經僧格林沁挫其兇鋒。正可乘
此機會。設法開導。從來駕馭外夷。未有不歸於議撫者。專意用
兵。如何了局。前恆福請飭明善到津。未曾允准。原以該督等有
管轄地方之責。不得置身事外。今該督仍請另派大員。辦理夷

務。殊屬非是。所有防勦事務。已責成僧格林沁矣。其議撫事宜。
仍責成恆福暨同文煜設法辦理。恆福經朕簡任總督。受恩深
重。不得心存推諉。致誤事機。上年天津失事。以致和議受虧。今
幸得此勝仗。稍挫兇鋒。趁此時與之開導。當易有轉機。暎首先
行開礮。自取挫敗。當無顏來說合。其咪咈兩國。既未隨同犯順。
即著恆福暨同文煜迅往北塘駐紮。或派員會晤。或行照會該
二國。告以二國既係換約而來。中國向重信義。本於天津豫備
館驛。無如總須多待時日。必俟桂良等到後。方能互換。至海口
設防。係向來本有。原擬由北塘接進。不意暎夷先行背約。拔我
鐵戧。擊我礮臺。以觸我兵奮怒回擊。現在相持。恐有誤傷二國

船隻。今特布告。如願在攔江沙外守候。必須遠避。否則定期派
令由北塘接進天津相待。以敦和好。然不必多帶從人。恐我居
民驚擾。反失和美。至咲夷背約無禮。反將中國以誠信相待之
心有失。實出意外。雖連日與我為難。亦尚有照會。令其釋疑。仍
徵信好。恐執迷不悟。有誤二國換約之事。特此告知。看其是否
前來。如何答覆。如咪咈兩夷為咲夷說合。即可因勢利導。相機
措詞。暫為羈縻。俟桂良等到後。再議互換和約之事。恒福等受
此重任。當必盡心辦理。以副朕懷。至僧格林沁在前應敵。其後
務必須步步設防。所調直隸官兵。已諭僧格林沁矣。以後所辦
防剿事宜。恒福等不須會銜。至天津民團。是否可用以輔助官

兵。仍須官為鈐束。勿令藉生事端。其所獲夷兵兩名。本留為撫綏之地。如何妥籌辦理之法。著一併計議。怡福專辦撫局。即毋庸駐紮。僧格林沁大營。至本日所奏投遞照會情形。均係二十五日以前之事。該夷船擊敗以後。退泊何處。噗嚕嘶等是否尚在攔江沙外。有無另謀狡獪。並著怡福等確探具奏。

又

諭。前因夷人先行開礮。經官軍擊毀夷船多隻。當諭令僧格林沁。仍嚴督將士。妥為防備。此次暎夷自啟釁端。肆意猖獗。該大臣親督官兵。奮力轟擊。使該夷大受懲創。尚屬調度有方。惟馭夷之法。究須剿撫兼施。若專事攻擊。恐兵連禍結。終無了期。不如

趁此獲勝之後。設法撫馭。仍令就我範圍。方為妥善。前諭恆福文煜。乘機理諭。該大臣必能深悉此意。惟恐各官兵。因此次獲勝。總以攻剿為是。致誤大局。現已諭令恆福。毋庸仍住大營。即與文煜駐紮北塘。專辦撫局矣。至該夷被擊之後。是否尚泊攔江沙外。抑仍圖窺伺內河。作何舉動。兩日未據奏報。實深廑念。僧格林沁駐紮海口。後路尚覺空虛。應調直隸何處官兵。擇要扼守。既歸僧格林沁調度。以為大軍援應。一切守禦之法。該大臣諒必妥為籌辦。儻該夷再肆狂悖。前來開礮。自當竭力抵禦。飭令弁兵圍守礮臺。不可稍有疎失。斷不可先行開礮。使該夷有所藉口。是為至要。以後恆福等所辦撫局。僧格林沁不必會

銜。二十五日之戰。丈蔭椿。龍汝元陣亡。係在何處被礮。著將陣亡情形。詳細具奏。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增慶。奉天府府尹景霖奏。竊奴才等。遵旨在田莊臺。會同安礮築壘。以資設防。當即會勘田莊臺河之北岸孫家窩地方。係屬扼要。應設營盤二處。礮臺三座。並會同將軍玉明。勘定南岸適中處所。應設營盤一處。礮臺一座。公同將兩岸營壘礮臺尺丈做法。悉心酌定。於三月十八日興工。現在北岸東西兩營。礮臺三座。圍牆圍隄濠溝兵房各工。於五月初八日。一律完竣。其南岸一營。派委候補知縣額勒和訥承修。仿照該委員等。所築北岸營壘規

模建造。該處地勢低窪。今將堤壩加厚。以期鞏固。所有礮臺一座。以及營壘工程。亦於本月十九日修齊。查兩岸營壘礮臺均已報竣。兩月以來。防兵鎮靜。商民安堵。用敢仰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單圖留覽。

增慶又奏。竊查增慶於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恭奉

上諭。增慶著馳驛前往奉天查辦事件。欽此。欽遵。當即於是月二十九日。帶同奏派司員等。由京啟程。自出關起。將奉省西路各海口。帶同該界地方官等。酌定安設礮位處所。迨至

牛莊。復會同將軍玉明。府尹景霖。將省垣迤南濱海州縣
次第查看。各按地勢情形。繪具圖說。陸續奏明。等復由金
州。折回田莊臺。進
旨會辦。派兵築壘。擇要設防。等詳查兵數。前經該省奏派官兵一
千名。在城備調。其沒溝營防堵之官兵五百名。改撥田莊
臺屯紮。由將軍玉明奏定。遴派曾經出師之副都統協領
奇凌阿。協領慶豐。分岸管帶防守。等接准府尹景霖文稱
片奏配造鉄子火藥摺內。奉
硃批。著俟行增慶查驗。據實具奏。欽此。欽遵。俟該府尹造有成數。
等查驗後。再行具奏。是否於驗收鉄子火藥覆奏時。一併

報啟程回京。抑或仍赴天津大營之處。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

增慶等又奏。此次田莊臺設防經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派來諳練修工之員。與奴才等所派各員。會同

辦理。該員等夙夜在工。不辭勞瘁。撙節經費。實力興修。今

屆工程完竣。均屬著有微勞。可否准奴才等援照上年海防

工程保舉成案。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量加鼓勵之

處。出自

皇上天恩。

諭軍機大臣等。增慶奏。查勘海防。監修營壘完竣一摺。來天各海

口。業經增慶查勘。酌定安設礮位。並與玉明等會辦田莊臺防務。派兵築壘。擇要設防。現已一律報竣。著增慶於驗收鐵子大礮後。即行啟程回京。毋庸仍赴天津。該處防務。即交協領奇凌阿等分岸防守。至天津現已用武。二十五日接仗。擊毀夷船多隻。上岸夷兵約一千五六百人。死者甚眾。惟該夷經此挫折。恐復調集兵船。窺伺各處海口。如沒溝營等處。探有夷船駛至。著玉明即撥帶在城備調之兵。迅速前往。相機辦理。所有田莊臺兩岸礮臺。著景霖遵照日前諭旨。督飭在防官兵。嚴密防堵。毋稍鬆懈。增慶另片與景霖會奏田莊臺修工出力各員。可否擇要保舉等語。著准其擇尤酌保數員。奏請獎勵。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八